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57n0975

隨緣集

清 靈耀著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975-A 隨緣集敘
  - 隨緣集目次
  - 雜著
    - 泗水梅花記
    - 佛海和上隱山序
    -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部旨序
    - 摘微總序
    - 摘記五經章意序
    - 藥師直解敘
    - 梧桐月記
    - 摘百家敘
    - 摘佛經第一敘
    - 普門膚說序
    - 集註節義序
    - 盂蘭盆經折中疏序
    - 玉菴興建緣起
    - 題玉菴交單
    - 同戒錄序
    - 讀隱秀軒集
    - 閱鍾子評選史傳詩歸隱秀軒集
    - 翁永年書法敘
    - 大藏進廣疏
    - 閱元白全集
    - 血書法華經跋
    - 睿公裒文引言
    - 普薦罹難陣亡橫死軍民榜
    - 復靈芝耆宿公啟
    - 復寂照諸護法公啟
    - 復陳曹諸護法公啟
    - 與徑山化城寂照兩常住修刻大藏書
    - 復吳江眾護法請修藏板啟
    - 修刻大藏經板疏

- 復淨慧監院公啟
- 復淨慧諸護法公啟
- 復永壽院檀護啟
- 天溪和尚傳
- 餘生字說
- 題報恩院交單
- 智覺寺重興禪堂緣起
- 題智覺交單
- 修井文
- 蓮花賦
- 為玉菴住持愚原闍黎封龕
- 題市居漫咏集
- 齊物
- 齊物後
- 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
- 後五百歲二句
- 募米供眾疏
- 閱文苑英華完
- 為有玉靜媛落壙安位法語
- 為海潮瞻菜禪師化龕法語
- 紀六根清淨講章
- 紀夢(并敘)
- 法華玄義期齋榜

◦ 源流
- 付不藏闍黎衣拂囑辭
- 付愚原睿子衣拂囑辭
- 付慧昶輪子衣拂囑辭
- 付文可社森二子合卷
- 代付餘生月子源流
- 代付勝果因子源流
- 付伊輪圓子衣拂囑辭

◦ 尺牘
- 與等菴法師
- 復徹公
- 與王晉侯
- 與四弟
- 與學人
- 復學人

    - 復可中師
    - 與龍媒護法
    - 與沈輝東
    - 與戚朗園護法
    - 復曹石閭護法
    - 與汪天真
    - 與門人
    - 與學人
    - 與僧幢
    - 與晉揚茂才
    - 復冷關老師
    - 復引岩子
    - 復朱茂才
    - 復范黽公
    - 與神山和尚
    - 與死心禪師
    - 興蓮居法師
    - 復南屏和尚
    - 復雪渠張護法
    - 與指開法姪
    - 復杜吏部
    - 與文可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975-A 隨緣集敘

緣從外來，非本真也。隨惟偶應，非專屬也。夫人之相與俛仰一世，有悲歡離合，貴賤窮通，禍福凶吉，升沉倚伏，率外來也。而人則因外來，而亦悲歡離合，倚伏升沉矣。復因外來而有言，則如馬遷之史，瀧崗之表，元亮之歸去來，太白之桃李園，孟德之橫槊，漢高之大風，阮狂之哭，成公之嘯，皆偶應也。比猶太虛，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日輪則明，雲霧則暗，戶牖則通，牆宇則壅，分別見緣，頑虛則空，鬱[土*孛]之象，則紆昏塵，澄霽斂氛，又觀清淨。究之太虛，體非群相，亦不妨因外來而明暗塞空，又不妨因外來而有聲，則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雨瀟瀟而鳴乎其冬，亦偶應耳，寧惟人物乎哉！西竺空王，已渾全本真，永謝外務矣。其如有世界、生善、治惡、入理四種外緣來感，亦不獲已而有相，則現生法報應之身，又不獲已而有言。所謂生生不可說，有因緣故亦可得說；生不生不可說，有因緣故說；不生生不可說，有因緣故說；不生不生不可說，有因緣故亦可得說矣。予猶人耳，寧無外來感觸，亦有偶應之言？門人裒集成帙以乞名，予曰：我無特操，我無專屬，而言者又非本真也，其名隨緣可矣。因編類為四，而削去十九，雜著存十一，尺牘存百一，詩偈存千一，而源流則具存也。徐孺子曰：周易稱隨時之義大矣哉！以剛來而下柔，動而悅隨天下，隨時而大貞亨，隨緣之義，取諸此乎？予曰：不也。予卑卑雌伏，言不出羣，殆庶幾於易之澤中有雷，隨以嚮晦宴息耳。

己未中元日楞嚴講寺比丘靈耀書於大樹方丈

隨緣集目次

卷第一

自序

雜著

泗水海花記　佛海和上隱山序

金剛經部旨序　摘微總序

摘記五經章意序　藥師經直解敘

梧桐月記　摘百家敘

摘佛經第一敘　普門膚說序

集註節義序　盂蘭盆經折中疏序

玉菴興建緣起　題玉庵交單

同戒錄序(因辰春期)　讀隱秀軒集
閱鍾子評選史傳詩皈隱秀軒集
翁永年書法敘　大藏集廣疏
閱元白全集　血書法華經跋
睿公裒文引言
普薦罹難陣亡橫死軍民榜
復靈芝耆宿公啟　復寂照諸護法公啟
復陳曹諸護法公啟
卷第二
與徑山化城寂照兩常住修刻大藏書
復吳江象護法請修藏板啟(附來啟)
修刻大藏經板疏　復淨慧監院公啟
復淨慧諸護法公啟　復永壽院檀護啟
天溪和尚傳　餘生字說
題報恩院交單　智覺寺重興禪堂緣起
題智覺交單　修井文　蓮華賦
為玉菴住持愚原闍黎封龕
題市居漫咏集　齊物　齊物後
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　後五百歲(二句)
募米供眾疏　閱文苑英華完
為有玉靜媛落壙安位法語
法海潮瞻棻禪師化龕法語
紀六根清淨講章　紀夢(井敘)
法華玄義期齋榜
卷第三
源流
付不藏闍梨衣拂囑辭　付愚原睿子衣拂囑辭
付慧昶輪子衣拂囑辭　付文可社森二子合卷
代付餘生月子源流　代付勝果因子源流
付伊輪圓子衣拂囑辭
卷第四
尺牘
與等菴法師(二章)　復徹公(二章)
與王晉侯　與四弟
與學人　復學人(二章)
復可中師　與龍媒護法
與沈輝東　與戚朗園護法(二章)
復曹石閭護法(三章)　與汪天真(二章)

與門人(二章)　與學人
與僧幢　與晉揚茂才(二章)
復冷關老師　復引岩子(二章)
復朱茂才　復范黽公
與神山和尚　與死心禪師
興蓮居法師　復南屏和尚
復雪渠張護法　與指開法姪
復杜吏部　與文可
隨緣集目次(終)
No. 975
隨緣集雜著一

嘉禾楞嚴講寺靈耀全彰著

泗水梅花記

梅之見聞於世者，吳曰玄墓，鄧太尉玄以游以穴之別業也。杭曰孤山，林高士逋以飡以妻之隱居也。皆載於志記，傳於雅俗者久矣。而獨吾鄉泗水之梅，於志記不少概見，何哉？無乃去郡遼遠，僻在山村，既不便於游觀，故山史亦失采輯，如天台之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之謂乎？泗水在吳興府治之西南三十里，菁山之北麓焉。傍山百十畝，皆植梅。居人以梅為地利，故不加損折，不雜他樹。當春陽煖發，予有時歸鄉，則縱往觀焉。凝神一望，繡色迷天，把茗長趺，錦茵逐地。香魂襲襲，常恐羅浮入夢；墜瓣徐徐，想到壽陽額上。掩映參差，杳迷出處，低佪歎咏，絕欲忘歸。且北臨泗澗，時浮清淺之溪；南負青山，益顯氷霜之秀。而深遠之趣，廣濶之觀，有非一時心目所能領略，筆舌所能殫述，惟曠懷者自得之耳。要之，孤山玄墓，亦遜揖下風者也。然予重有感焉。當孤山玄墓之梅放，則蘇杭士女，結駟邊騎，絡繹縱橫，紛紛觀賞，藉藉稱傳，雖婦人小子，亦知有二處之梅矣。而吾鄉泗水無聞焉。與伍唯一二山樵地癖，罕有知其臭味，一為歎賞者。予方徘佪諷詠其間，人皆指顧而笑曰：是子癡與？今枝頭未實，何乃妮妮此空花為？予笑而問曰：若輩對此，寧不樂乎？對曰：去年猶不樂。予曰：何謂也？曰：青梅價賤耳。予乃慼然而嘆曰：均是物也，天何獨厚於彼，而過薄於此乎？既而恍然笑曰：均是物也，天何過薄於彼，而獨厚於此乎？葢二處之梅，雖為人見賞，然玄墓則奇枝秀幹，即為游人攀折者十八九，餘唯庸枝禿幹而已。孤山則腥風雜遝，而香魂虔劉一空矣。吾泗水之梅，翛然無恙也，得非晦養深者悠長，榮華

露者摧傷歟？予聞泗水之陽，宋季為顯者之第也，今則掬為茂草，土人時有從钁頭下得其遺簪墮珥者。予見泗水之左，國朝為范殿元之它也，陽春聳峙，層閣翬飛，今則町疃鹿暘，狐狸穿屋矣。而泗水之梅，固挺然全盛也。嗚呼！豈非晦養者悠長，顯露者摧傷之大章較矣乎？又豈非天之獨厚於此者乎？是予之所以重有感，而且欲記之也。夫玄墓孤山，梅既不堪矣，而世尚藉藉傳聞者，徒以鄧太尉、林高士之重也。今泗水去郭既遠，遊觀者難之，未遇幽人歎賞者其誰？是此梅抱獨拔之奇，而世則終無聞見矣。予是用一言以告夫來之探奇者，使知吾鄉泗水之有梅，葢天所獨厚，而山史不可闕載，以俾梅魂抱不遭之歎，終笑世無曠懷者。若謂比鄧林之不朽於玄墓孤山，則吾豈敢

佛海和上隱山序

隱山，比丘之常也，惡足言？言夫守道恒一而利生必溥者耳。蓋僧之無識而在山者，可言山不可言隱。若見道已明而懼其未固，或用世之才疎而人緣猶未洽也，則就養於山以需之，乃可名隱。或有隱而未久，遇薄緣而一感遂出，營營焉、汲汲焉，世諦流布而彌見其不足，疇昔名高一旦隳矣。如世之指終南為仕途捷逕而致北山之檄者，比比是也。何哉？葢守道不恒而秉志不一也。若是者雖出，吾知其見必不明、養必不固、用世之才必不充、所化之機必不溥，而於法門亦必無卓卓裨補樹立也。古人云：在山為遠志，出山為小草。譏夫出者不如不出者之為愈也。斯葢名為隱山而非真隱山者也。真隱山者，其守恒、其志一，世不苟出、出不徒然，高峯妙、石屋珙，而今之佛海和尚此其選也。予幼而披緇，即聞湖海衲子藉藉，相傳有秋衲禪師見道精明，異日化緣必不聊爾。予時敬慕，欲一見之而良無由緣。越數年，獲交師之令師仁源，乃孫福城於武原之資聖，言師已得林野老人之法印，隱於吳興之菁山深處者十餘載矣。予恍然喜曰：菁山，吾鄉也，何幸駐高人哉？吾當歸而一禮之矣。既復自憂曰：師見地明白，久為海內推重，必且應化多方去矣。吾雖歸，恐見之不逮也。及歸而訪諸慧嚴古址，則更號為佛海矣，而身固未出也。師賦性嚴正，不苟失言色與人，而不以予之鄙陋止予宿，談且達旦，油然莫逆予心。及出隱山詩偈見示，予則目眩然而不眴，舌撟然而不下，葢不惟見道精明，抑且綽綽乎具應世全才者也。又十年而今往見之，其養益固，凡四方道俗及吾鄉之有識者，咸望師出以灑同雲之潤，俾草木昆蟲皆知佛性，而師固恬然無出意，所謂潛龍在野，確乎不可拔者耶？嗚呼！見道精明，久為海內衲子推戴，加以養道之固，充以應世之才，緇白顒顒然望其化

道者，幾二十年所矣而不出，豈以見不明、養不固、才不充、感扣之機不溥而不出哉？葢以精明之見、貞固之養、充裕之才、化機之溥，積之二十年而猶然不出，然後知其守道恒、秉志一，而隱山之真者也。然貞固足以幹事，異日者天龍不容，師獨居有餘，不得已而出，必將一鳴驚人，振作聾聵，方之娑竭羅龍霪雨，溥利生民，如世伊尹、武侯，世不苟出，出不徒然，其所樹立必卓卓可觀，而于法門必非小補者也。予故頌之以言，不然，隱山比丘之常耳，惡足言哉？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部旨序

金剛般若，義旨深圓，靈徵頗著，故解釋流通者，無慮數百家。雖蘭菊各擅，稽其起盡，轉轉因襲，十同八九。再三討翫，似乎佛語仍煩，脉絡少貫。每臨講授，終不釋然。方閱般若大部，探得旨歸，以臨此經，若合符契。葢以真空慧觀，蕩汰小疑，會八十一科，皆摩訶衍，是般若部旨也。輒用隨文點出，義有餘裕，文無剩字，宛然驪珠相抱矣。惟是語氣粗直，略無文藻。文理明白處，即大章不舉；宗旨深隱處，雖一字必詳。正欲雅俗共解，經義易明耳。冠之以科者，務在文言皆有位置，血脉前後貫通，不使貫花仍散漫無歸，佛語滯煩重之累而已。敢言斯解之異於先賢哉？

摘微總序

大玉山人自志學之年，遂與古人心迹語言酬酢晤對，於爽然會心處則挹其精，鉤深索隱處則竊其妙，浩瀚磅礴處僅記其細，廣大難思處姑掇其小。日積月累，紙帙遂繁，群分類聚，得十冊，總目之曰摘微。行住必俱，稽檢是賴，為良師友，與之終老而已。夫初中後善，純一無雜，青蓮出水，喻法微妙也。恢弘汲引，陶誘多方，剖判有致，則繡淡精微。法源道統，列聖攸傳，一綫不絕，則道心惟微。道格天人，則極廣大精微之致；幽贊陰陽，則垂潔淨精微之書。微文小節，每見於童蒙曲禮；端本澄源，復存乎夫子微辭。洎乎子史百家，心之妙會，發之于言；言之精微，錄之為文。故四種心識，率以積聚精要者，謂之文心。凡是族也，何莫非古人心迹所存，山人從而摘其精微焉。是摘也，又豈一時一處所能遽集哉？或晤對于明窓淨几，或披覽於鄴架揚牀，或揖讓於講壇論肆，或招邀於午夜寒燈，或適會於晨熹夕月，或邂逅於雪案螢光。風兩晦冥，喜逢君子；樓高月白，快覩庾公。匡牀宛轉，識陶潛之挽歌切已；高山遠矚，憶謝眺之句子驚人。雪滿山中，偶閱士高之傳；月明林

下，忽翻百美之圖。紆袈黎而臨堂殿，槃譚佛祖；潔爐茗以引縹緗，頓首聖賢。或傾葸而為知已，中心莫逆；或三接而始同臭味，寤寐勿諼。遇詰曲聱牙而不屑世故者，命楮先生略為慰藉；值艱深苦刻而不近人情者，囑中書軍宛為淹留。驟爾而逆旦賦萬言之彥，殊覺應接不暇；悠爾而伴三年十字之賓，不妨緩頰寒溫。來寒瘦輕俗之子，遇之謹厚；交粗弱遲速之夫，贈以韋弦。大抵與古聖先王溫文晉接，而遘爽然會心者，則挹其精微；迎鈎深索隱者，則竊其微妙。比猶擇木者必取豫章，採寶者必摭如意。若是者幾三十年所，而始摘成吾十冊之微也。

書不云乎：心之精微，口不能言；言之微妙，書不能文。昔人心迹，發於語言文字，已失本真矣。茲又從而摘其緒餘，何能微哉？是大不然。法王內證，下地難窺，而五十年中，因言悟入，妙契聖心者，已連家記茍矣。大法東漸，從書妙悟，如北齊讀三智一心中得，曹溪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嗣後代不乏人，傳燈不絕，靡不因語言文字，冥契精微奧妙，世人又何多疑焉？第余之所取，不敢當精微之目，逝將語其下者曰：摘其微小微細之一端而已也。童蒙時習讀經書章句，但記其篇目梗槩，便于一時背誦，所謂遺其大者遠者焉。及弁髦六藉，而甘心內典，以向之句讀小心，而臨於佛法大海，汪洋浩瀚，廣大無涯，如太末蟲之緣火燄，渺難湊泊；秋水神之覩海若，罔測端倪，而無可如何也。第於浩博處記其細節，廣大處掇其微小，意在即微小以稽廣大，就細節以檢浩繁，不外寸紙，而能尋無邊法海，究萬象森羅，是又摘微小補之一端也。

間多暗記默識，秖堪自怡衰老，為良師益友，不可持贈他人也。葸移之他目，罕不眩然不瞑，鄙其無謂而大笑之矣。且吾儕處世，端在完前生債，讀來世書，後倘有覽斯文而冥然神會，如暗識金環者，或是山人之後身，不可知也。

摘記五經章意序

繹教之餘，繙閱六經，唯毛詩幼時習熟，餘經不能盡讀，且不欲盡讀，間有所會，輒記其大章關節，摘其微辭要意而出之，葸自便於尋討，冀有裨夫教觀云爾。

或謂六經為聖學之宗，學者皆當熟誦全文，方閑宗旨，則不可摘而記。出世雖以教助觀，要須一空文字，方露真心，則不必摘而記。然則此記何以哉？余曰：誠然哉，然更有所以也。竊觀六經之御世，一一皆具正心、養性、齊家、治國之道，皆能究竟學者身心，直躋聖賢之域。非此經性理未全，更俟他經方得了義也。以故學人於一經得意，餘第旁通，似亦可已。且秦火後，魯壁古文出，六經

之興，莫盛於西漢。然當時六經博士，各以一竇自多，學士不能獨擅一經。國朝取士，亦未嘗求備六藝。葢以一經之旨易工，而眾妙之門難兼也。我何人斯，又能閑熟六藝，以求全儒林之宗旨哉？第古人讀書，有會必書，示有所得而志不忘也。此予五經章意之所以摘而記，且將有以助明吾之教觀焉。何者？如云：無不敬，儼若思，安定辭。無體之禮，無聲之樂。撥亂反正，端本澄源。誅覇意，正人心。建中建極，咸有一德。思無邪，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何思也？何慮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凡是族也，引而伸之，何非誠三業排邪立正，杜妄緣以標宗歸極，從深禪以豁露唯心之妙慧乎？葢世教雖淺，會以圓心，即淺而深。法華云：治世語言，皆順正法。淨名云：文門即解脫。故知六藝亦有以助明夫教觀也。疇謂世教之必礙至道乎哉？必謂二教相悖者，梁肅、陳瓘、馬玕、楊傑輩，皆歸向佛乘，游心禪觀矣，何不礙其為匡君輔世之忠臣偉儒耶？必謂二教相悖者，遠公以詩義授周續之、雷次宗矣，有朋法師開胸中六經堂以接士大夫矣，何不礙其往生及為教觀之宗匠□耶？張無盡曰：唯吾學佛，然後知儒。四明謂弟子曰：教觀之暇，當閑習六經，以接士大夫，庶於世無壅礙耳。曾謂六經之反有悖哉？然則六經之摘記有以夫。

或曰：六藝既不悖於至道矣，寧復礙夫習熟哉？何乃沾沾以章節是記，不已隘乎？葢律文既許比丘日以二時習學世典，所以綏外人而內閑正法，復禁夫著意求工者，故余於六藝不能盡讀。且不欲盡讀，而姑摘記其章意者，庶幾閑衛正法，以有裨夫教觀之微意也。甲辰蜡月乙巳立春日序。

藥師直解敘

東漸聖教，每多註疏，如金剛、楞嚴，動輒百十，而藥師無解，何哉？古人意謂秦燔經而經存，漢窮經而經亡，牽於曲士蔓說耳。此經起盡，只一三法，如日月在天，有目皆見，直捷顯了，無事解釋也。余既解矣，而云直者，不曲之謂也。曲引勉證，句貼字訓，而正義反晦不直矣；汎扯成文，播弄講口，而三德全庋不直矣。茲惟隨經直示體、宗、用、法，為眾生之三因，即果人之三德，俾造修者，可依之開解，可憑之起行，如日光明照，見種種色而已。不敢曲注蔓解，以粶聖經者，亦解即無解，仰體古人無事解釋之意也。

梧桐月記

梧桐月記。記梧桐月也，所以志夫心之攸適而無諼也。夫梧桐之生，幹修挺而葉婆娑，幽致實繁，陰穠秀美，莘莘蔓蔓，不謝陶弘景。松柏滿山，凉颸映砌，送綠分青，象元亮北窓，悠然羲皇上人矣。逮皎月回顛，微風仳影，參差錯落，委曲玲瓏，肖百千片碎玉精金，流光逗城，又如走盤照乘，亂擲衣裾，而光怪活潑，令人把捉不定，佳趣聯翩，殆莫可以言語殫述也。逮夫席草就影，不憚屢遷，晤對久如，而身世欲空，習習兩腋，宛在清凉涘也。既而天風聿駛，樹抄驚濤，若碎鴻門之玉斗，撒石季倫買姬十斛，復肖春潮帶雨晚雷轟，被襟當之，不覺長笑失聲，如金色頭陀瞰須彌，大地舉發，琴音難遏，手舞足蹈，幾不有八萬木叉之在躬也。山林之樂，雖南面不與易，誠以南面憂勤，無多閑適耳。曩予未冠時，妄希僥倖，對一簀而咿吾染翰，大類鐵牛耕石田，縱桐月滿牕，亦苦境耳。客歲逆旅武林，日深拘忌鷗鹿之性，而強以周旋揖讓進抑退揚之節，是百憂心而百不中度程者也。明月梧桐亦桎梏矣，何樂於我哉。今年度夏，携李之天壽山寺，有雙桐頗修美，凉月裁掛，輒跣足箕踞其下，幽興翩翩，而彌覺其光景橫生，洵可樂也。然幸身有餘閑，心無事事，迺克恣情以領斯清況耳。是則樂不存桐與月，而存乎心之閑適矣。且以天下之大，兆民之眾，庸詎尠高岡之植，庾樓之明，如茲地乎。顧匪競名途，式趨世諦，營營焉如予向所為者，比比而如予今之心迹，灑然以消受斯樂者，幾何人耶。吾雖喜今之異於昔矣，又思夫後之不如今也，是固宜志之不可諼也。時紀之七月既望。

摘百家敘

無情中忽然而分四時，時之中率然而有春，春發奇華異卉，紛葩豔麗，為萬國瑞，參天繡地何殊？有情中忽然而有四民，民之中掘然而有士，士吐錦心繡口，黼黻文章，成一家言，耀古輝今也。異哉！今夫飛潛游走，與吾人同一知覺性靈也，與之言，蠢然無知，發為聲，啾啾嘐叫，彼自云云，於我何與？公冶長、介葛盧者，世不多出也，孰能聽之？周君之兄不辨菽麥，農工賈家擅廢舉，顧兔園冊子煩燥無味，競為不入耳之言，詎能膾炙人口哉？士君子天資美粹，力擅三長，動為百世師，言為天下法，立言之際，靈氣來集，子史為之驅馳，經傳為之囊括，直欲衙官屈、宋，傖父班、馬，磅礴今古，網羅百世，成一家言，昭視來茲，其業偉哉！方其境與心會，情與理融，洋洋乎筆之所運，花敷神助，興之所之，河決潮奔，俄而千軍萬馬雷轟電掣，悠然風恬雨霽，寂無人聲。其廣也，長江大河東注不盡；其細也，一丘一壑幽致有餘。多如栲栳傾

珠，少亦精金片玉。于以游揚道德，于以旌表忠貞，于以陶寫性情，于以咏吟風月。負扆而立宗廟朝廷，成經國之大事；蓬累而甘衡門泌樂，為不朽之盛業。葢不煩慘淡經營，而自然陸離彪炳，如風行水上，自成文理。落花水面，宛爾文章。陸機文賦，未足以盡文士得意之妙也。由是而下，睨飛潛游走，農工賈流，智愚不翅霄壤。什伯殆夙得性靈之獨厚，亶聰明而掘然高出者乎。是又不可忽而輕庋之矣。然士亦疇不能文哉。顧欲成一家言，以昭視來茲，未易易也。方之古聖王，以天下為家，兆民為子，詒厥孫謀，至百十世，始得名曰國家。卿大夫功業足以耀榮，盛德足以裕後，子孫蟬聯，亦十餘傳，乃得列于世家。然成周終不可以混夏商，而吳太伯非魯周公也。是為百家焉。士為文章，其類是。夫以忠孝節義為大本，以經傳子史為輔翊，合眾美而成一文，猶纖萬縷而就一錦。有文有賦，有序有詩，雖與後先千萬人同倫同文，而其語氣性靈之所在，同而不雜，和而不紊也。非語語月露，人人長慶也。猶之合千花萬卉，繡地參天以為春。然桃終不可以混李，李終不可以濫梅。若是者，方成一家言也。今之所集，舉能出類拔萃，掘然高出，而各自成家者也。摘百家云：

摘佛經第一敘

如是我聞，三界大師，於泥曰場中，金棺掩曜，雙樹潛輝，同聞尊者，飲光慶喜，合志同方，結集遺言，四依乘願，翻譯東漸。嗟予小子，幸遇佛乘，卷舒鑽仰，彌覺堅深。爰於大部，摘記章節，復於小品，略識緣由，存以救忘，難公聞見。有婆羅門居士問曰：中華聖典，班班可考，窮理盡性，靡不具焉。六合之外，存而弗論，子生中國，胡嗜西書？予言：不也。爾言窮理盡性，非皇極經世之太極無極與？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與？非子欲無言與？非無思無為遂通天下與？則在當時賢者，猶不能會悟聖人引而不發之旨，抑況末學膚受者乎？子劉子曰：讀書三十年，百慮而無一獲，惟出世法為可盡心。張無盡曰：惟吾學佛，然後知儒。得毋儒典深微處，非出世法不能融會悟入者與？爾何知見之多僻也？夫佛教，大之則彌綸萬有，範圍法界；細之則精詳善惡，因果分明。而其要則在萬緣淨盡，心識俱空，然後吾人之全體大用當下現前。現前時，非有非空，不俗不真，從容中道，不涉言思。無思也，無不思也；無為也，無不為也。雖空空絕迹，而義天之星象燦然；湛湛亡言，而教海之波瀾浩瀚。斯之謂窮理盡性，斯之謂太極無極，斯之謂夫子無言而言性天道，斯之謂無思無為而感而遂通。是乃佛法廣大精微，復能發明先聖躍如之旨者也。爾何守夏虫醢雞之一竇，而欲外佛教

江海之大、天地之高哉？婆羅門居士見予所摘之經，聞予所說之敘，皆大歡喜，作禮而退。

普門膚說序

此經大師著有玄文，法智復詳二記，開深進始，事理圓暢，誠為極廣大精微之典，後生何敢贅辭。惟是式師分解別偈，科巽自然，義如冗瑣，童蒙求我，難遵指授，累因講次，潤以淺言，在祖師固視之如皮毛磋砆而弁髦之矣。學人錄存，目為膚說，葢以皮膚雖淺，亦人身之所不棄者也。則是說也，庶幾輕塵細霧，聊佐高深，敢言別見一班，居為新說哉。知我罪我，所不辭也。

集註節義序

玉崗師之註四教儀文也，雖廣集成言，而聯絡照映，如一氣呵成，句解字訓，矩度自然，絕不露援引痕迹，畢肖蔡夷峰之鐵板註尚書，真勝國出塵大手筆也。後人科段瑣碎，辯釋云云，祖意反晦重昏翳于太虛，三光為之戢曜，其斯之謂歟？不用可也。第玉師隨文註釋之外，另出手眼，所謂與諸家有同異處，義似未顯。余從而科解之，名之曰節，何居乎？葢惟解盤根錯節，不事細碎科條也。且予從師二十稔，稟受八度，為眾講說，今始七番，或時啟幃咨聞，或於教部領會，書公同志，尚亦爝火增輝二曜而已耳。後賢苟為未允，亦不用可也。

盂蘭盆經折中疏序

泥文字者，拘步趨而或失深義；縱靈辯者，墮虛懸而患不隨經。若夫深玄彪炳，而復興修多羅；合訓詁精詳，而適與指外月冥。合二妙以雄長，成一家而獨步，昔之哲人，其猶病諸。予閱盂蘭盆新舊二疏，而歎夫先賢之未得兼長也。舊疏依經判釋，多約阿含事相，矩度井井，而未揭言外義趣。新疏妙辯縱橫，文義富麗，理觀圓極，而似不合現文。且以單法為名，則棄去佛說二字；孝慈為宗，則多贅流通一慈；三寶為體，則勉飾一體之談，而都忘圓三解脫。三復斯文，不忍佛經之尚壅也，輒不自揣，隳栝疏通，扶舊疏以點明義旨，正新疏而挽歸契經，俾文不失義，辯不違經，庶幾折中，仰弘聖化。詎能合二妙以成一家，實冀兼事理而從容中道也。夫學邯鄲武而未得國能，匍匐道上，寧免傍觀之笑，不如拘步趨乎，無所惜之矣。

玉菴興建緣起

玉菴，在武原駐車衖後，附郭一里許。明季甲申歲，為邑矜朱我佩刱搆，以供碧印禪師者五年。繼請遺聞法師住持二年，天溪老人住持三年，運遐法師住持十三年。己酉仲春，耀承父兄遺緒，應檀護鈞命，掛瓢其中。器界無常，年深易朽，棟橈屋壞，亦理之宜。耀時默禱慈雲，仰邀神力，願建大殿以供三寶，客堂以接雲來。遂荷本邑檀信、省城親友，戮力輸將，鳩工有日。權輿乎庚戌相月，落成於本年季冬，計建大殿、山門、雲水堂二十餘間。耀因夙修薄祜，適罹歲凶，僶勉圖成檀波，難聚厥功。告圓之日，稱貸者十三，逋負者十三。至癸丑冬，歷四年，所逋貸始完，而佛相莊嚴，亦燦然於茲歲矣。不圖甲寅三月，舊有大悲堂，久雨坍頹，幾至傷人毀像。乙卯春，圓木重建，前後計建殿宇廂房四十餘間，并塑像置地，總費約二千餘金。半荷檀信樂輸，半竭不肖鉢資，是既眾志成城，豈敢貪天功力？惟是緣時所洽，偶萃眇躬，故凡鳩工庀材之際，一磚一瓦，必躬必親。良以興建大途，自屬檀波勝善，拮据小勤，希分勞力微功也。且僧傳十科，興福退居，其後大興土木，昔人譏屬有為。矧茲小小經營，何須書齒？但架築之需，既承眾力，奐輪而後，不可遺忘。故紀姓氏，略昭盛德，再俟後賢，大恢幢剎，合鐫垂永也。

題玉菴交單

開山舊有交單，茲復更立此冊者，略有三意：檀越刱建以來，業經五六交代，紙數不多，事難具載，一也。余自住院十稔，屢事土木，三殿廊廡，主佛韋天，俱屬更新依正，既非疇昔交冊，不可因仍，二也。我檀而後，既六易住持，自成開山一番終始矣。余徼天倖，稍擴舊觀，則忝居重興之小始，如國運再造中興圖籍，必非舊日提封，三也。今以新編十類并舊有交單同付後人者，正欲彰刱業守成之功德，即後賢大恢幢剎，百葉相承，亦必以開山更始之冊轉相授受，庶勿忘銖積寸累、一旅一成之俶始云。

同戒錄序(丙辰春期)

依因此戒，得生諸禪定，及滅苦智慧，是三學以戒為首也。比丘戒成，懷羅漢胎，菩薩戒就，入諸佛位，是三乘以戒為體也。大哉戒乎，其為出生死踐佛果之正本歟。茆傳授戒法，固憑乎十師之清淨慈悲，而感發光，又存乎諸子之精誠懇惻。幸哉一會，感應道交，

無作戒體，一眾同霑。今而後各護浮囊，長養聖孕，日就月將，遠躋聖位，庶不忝茲會授受之勤，是所望於諸子也。爾其勗諸。

讀隱秀軒集

偶閱鍾伯敬先生隱秀軒集，分類約數十種，皆備其體而不饒其篇，多者數十首，少者至一二章而止。每閱一類畢，未嘗不灑然喜其文之精美，而悵其篇之輒盡，如小兒食少石蜜，適口而更冀其多有也。吾意先生為國朝鉅儒，握文教銓衡，所作必不止於此，或為選集者刪之太苛與而非耶？葢先生評左傳，摘遷史，精簡而縝密，殊非後人所能置喙，豈其自作者，後人能去取其間乎？然斯集之限於篇章，抑又何哉？至閱先生興譚子論作文曰：莫若少作，作其所必可傳者，選而後作，勿作而待選。然後釋然大悟。先生之作文，葢選而後作，作其所必可傳者也，尚非作而自選者，矧待後之選者刪耶？然則斯集之果非後人為之去取也明矣，而篇章之不漫存也，不亦宜乎？嘗見近人覆文瓿集，闐咽國門，纔一展卷，便嫌棄其煩冗，如嚼木然，彌覺其澹而無味也。何如此集，不煩其篇而特備其體，令讀者泠然躍然，精神潛移而心目灑然，如食蜜雖少而甜性無窮耶？一夜珠足以起困貧而致富貴，積千碔砆雖多亦奚以為？

閱鍾子評選史傳、詩歸、隱秀軒集

知而不言是謂之天風物明道文教於是乎作焉然文。不難於自作而難於評選古人之作葢立題命意理閎。大而文陸離則已膾炙人口適悅人懷此猶畫龍肖真。長袖善舞俾觀者心目驚悅斯不可謂不難矣此茀畫。工美人之常耳若夫千百年古人之骨髓命脉蘊於側。理吾能潛神冥會入而得之復能搜精括要出以示人。使陳死之精神躍然與觀者交接俾之懼然顧化比猶。點睛於畫龍而使之破壁驚飛伽陀一丸能生死肉骨。而土木形骸皆飛升仙去此屠龍技成而不用其巧復。能馴之使興雲致雨以膏澤六合者也是為難耳由此。觀之評選古文葢端也源也自作詩文緒也流也伯敬。先生評摘史傳，精簡雋永；評選詩歸，清空靜遠。凡古人一篇一意，一字一句，有深心所託，蘊而未能發者，必皆搜揭歎賞，點示後人，真能起千載作者之精神，躍然馳驟於豪素間，使觀者心目與之泠然接，混然一，而脫然化者也。此點睛手也，起死藥也，屠龍技成而善用其巧者也。殆觀隱秀軒集，文則精美簡秀，備其體而限其篇；詩則清深古博，而篇帙差饒于文。似乎流清者遡於源潔，源大者始得流長也。雖然，源固有流，流必同源，首尾似異，而河潤萬里，道同也；作必能評，評必善作，自

他雖存，而啟迪後學，功一也。先生文簡秀，而評摘史傳則精簡雋永；詩清深，而評選詩歸則清空靜遠。此又混源流而一之之深切明著者也。曾何難易異同之分於其間哉？抑其間果有難易流源之辨與？吾將咨先生於白雲之鄉，必曰：吾道之天，難易異同，亦緒餘也。

翁永年書法敘

世之稱書法三昧者，皆於窮愁患難、憂喜離合中得之。昌黎謂愁思之聲要妙，而窮苦之言易好。虞卿非窮愁，烏能著書？例之書法，固一道也。翁永年先生辛卯、壬辰間罹難來杭，吾社諸先輩愛其詩文書法，競為重恤。社中文會，湖上杯吟，無翁先生則似興皆落莫。予年十九，棄去操觚，而息心禪觀，則與之隔斷紅塵矣。獨楷書一箑，未忍付諸祖龍耳。今甲寅冬，來遇玉菴，詰姓氏，乃知永年先生也。出箑相證，忽逾二紀，真成隔世。再晤，話言疇昔，恍如昨日也。及贈余敘舊四律，書法八分，遒勁陸離，大非昔日。阿蒙果何術以致之哉？先生曰：吾屢遘窮愁，憂喜二途，乍離乍合。予笑曰：此正先生得書法三昧之妙境歟？追憶西泠真社之盛，吾儕後生而與同盟者三人：王季侯、金晉陽及不肖也。當其諸先輩執牛耳以登壇，未免操旗鼓而靜聽約束。若乃分題屬文，卷必先完，意不後人，直與之竝驅中原，不知鹿死誰手。既而王子鄉捷，金子游泮，皆為富貴風流之人，予則安心雌伏。須臾，王子夭紮，金子病廢，予興先生，雖困窮而巋然如魯靈光也。且先生進於書法，不肖脫乎息觀，欲謂憂喜離合之非妙境，得乎？夫崔、張比玉，逸少似金，中人十家，不敵片紙，則先生已得却窮之技矣，抑何愁乎？不但是也，嘗聞先朝談相，徒以工書受知君相，世廟時嬰一品寵賚。今先生受聘螺翁西，席操如椽，而交天下士，豈如昔日友吾社數十措大而已哉？乃為相顧一笑，且曰：令師徐子近狀何若？予曰：今六月修文地下矣。復相與泫然久之。

大藏進廣疏

迦文四十九年說法，乃曰：未曾道著一字。少室不立文字，而曰：吾有楞伽四卷印心。抑何相悖也？葢無文字者，為過關人解粘脫縛；立言教者，為未悟人提攜警覺耳。劉虬云：寄言談于象外，而其理絕精粗。洎乎兩極之時，言即無言，無言即言也。然則吾儕兩間嗤嗤，孰非黃梁未熟之人？如來喃喃說法，總為開示悟入寶鐸，如毗目仙人攜手覩史，內紹彈指，皆令童子得見無邊佛境、重重樓

閣者也。是則大藏千萬卷之利導生靈，豈誠小補者哉？吾浙張螺浮先生，再來人也。給諫諤諤，既立功于朝廷；周恤殷殷，更施德於梓里。比欲立言千古，完三不朽，乃倣太史公歷龍門之險者而游羅浮，恍然悟前身為羅浮山內僧，與蘇端明之五祖戒、王新建之定中僧者孱齊。復慨嶺南遼遠，佛法曾聞，願捨大藏於羅浮，永開人天之眼目，此又白香山藏經、匡廬之同心也。夫佛教高深，向為出生死之法寶，故施之者為功過量，受之者感德不貲，其於諸處皆然矣，抑況嶺表少見少聞者耶？今而後，吾慶全廣生民，因言以進無言之旨，破夢而覩佛境重重，實始張螺浮先生為法界手眼也。嶺南大力生無公遣弟子頓覺請經入山，螺浮僧那有在？久要不忘裝潢，全藏出于一門。惟是經非一卷，路歷數千，舟車挽運，資斧為煩，更乞有力大人出手助和，庶可負之而趨也。或曰：螺浮不愁強弩之末，頓覺何復捨此取彼？予曰：不然。頓覺虞一之為甚，螺浮耻獨為君子，出世勝善，樂與人同，幸毋多讓焉。

閱元白全集

庖丁善解，目無全牛，亦由深識全牛之始終，而後可以無間入有餘也。若乃群盲摸象，觸其尾則曰如帚，觸其蹄則曰如臼，尚不能諳其始終巨細，又烏能識其大全而披剖之耶？唯觀古今人之與心亦然。憶孩提時，從鄉塾師課古文詞，則於連昌宮中識微之之纖麗，於長恨歌、琵琶行中識樂天之諷感。及觀新舊唐書、唐文類聚，甲寅歲讀文苑千卷，則見二公之詩文賦表，洶洶乎多也。然猶之摸象者所見，帚焉臼焉而已。若乃二公之心迹大全，尚在夢夢。比閱元、白長慶全集，則二人者均有短長。微之以少年中策，穆宗時名滿京洛，宮人皆以才子目之。身為將相，可謂儒學之効矣。惟是薦由幸人，躁於進取，不讓仇士良而致譴，欲立奇節以壓眾心，而招刺裴之誣，人固以輕而視之矣。殊不知免貢蚶，彈權貴，致君澤民之忠，溢于言表，卓卓乎得大臣任重之體者也。樂天仕宦四十餘年，隨時黜陟，似忘忻戚。彼自云云，於我何有？形於詩賦，往往而在。所作詩文，信口而吟，隨筆而書，不為艱深刻苦之語。唯闢中和平坦門戶，人則以俗而名之，亦非也。葢其身為大臣，世際承平，正不欲刻意蜩虫，以失辭達之體，故意深而言顯，使婦人女子亦能知解。須知其深易，其淺難；其雅易，其俗難。如秋月晚生丹桂實，常娥滿月即成珠等，以典雅之文，作明顯之句。夫郊寒，高則寒，孤則寒；今白俗，明則俗，和則俗。正其雅可及也，其俗不可及也。至如制誥判詞，何常不精微深奧哉？此吾識二公本來面目處也。而復有短長之說者，非昔人元輕白俗之謂也。葢樂天持齋默

坐，言多達生，至於七十之外，賣馬遣妓時，猶有不能忘情之吟，是留連聲妓，妮妮欲海者。微之逡巡外任，求復輔政，賈志長徂，是戚戚富貴，至死而不能釋然者。夫熱中太煞，達而未達，殆二公之短長也。此吾知其全，而妄肆以無間入有餘之論，庶幾庖丁之解乎？若謂此論壓倒元、白，則吾豈敢？

血書法華經跋

為儒佛者，率以委蛇八正，從容中道，無過不及之患，是謂得之。若孝而必至於割股，忠而必至於殺身，不已太過而失其中道乎？然子不如是，則似為孝之力不竭；臣不如是，則似為忠之心不盡，葢充忠孝之類之極也。夫剖心割股，斷脰決腹，傷形毀性，一瞑而萬世不見，然後忠孝之心盡，忠孝之名立，忠孝之行成也。與其不及也寧過，聖人有所取之矣。即為釋子者亦然，惟慈父之言行是式。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已為五種法師，可自利利他矣，而必至以骨為筆，刺血為墨，書寫經典，似過矣，殆亦忠臣孝子之用心歟？吾於妙因粹生師而見一班焉。師薙落應院，志在出塵，性重譏嫌，如擎油鉢，忽發僧那刺血以書法華全部。夫好事多難，理之固然，或魔緣競起，或內障陡興，師刺血書經之志確乎不拔，正歷盤根錯節而益見其利也。至於舌血盡而刺指，指血盡而刺臂，臂血盡而命絕，絕而甦則更書。嘻！吾至此而不能測其志不反顧、義不旋踵之勇猛精進矣。然調絃者不必太急，斲輪者事貴不疾，名教中自有樂地，八正內道可委蛇。以若所為，不已太過乎？師以為不如是，則修行之心不盡，修行之事不成，修行之道不行也。過則過矣，其不愈於僧之窳墮飲食、八瞢瞢種耶？與其不及也，寧過。昔人深取之，葢以過則可幾於中道，而不及則淪入下流矣。自握管至今，天子在宥十有五年，而刺書成，裝潢畢，將畀之天龍呵護，永為叔世奇寶。予竊問曰：凡字之一點，即用師一點血、一點心，凡積幾許點畫心血而成一字，又積幾許心血而成一偈一卷，又積幾許心血而成七卷全經，師能思量較計以復我乎？師既不可思議己之心血，我又烏能心思口議以頌師功德哉？然一言可以槩諸迦文，以骨為筆，刺血為墨，如是書經，此修行之過也。今成正覺，是則師之功德殆優入聖域者矣。

睿公哀文引言

世網如八陣圖，逗入輒不能出，出葢憑夫學道。昔人云：人不得道，生老病死四字關誰能透過？然則學道乃出生死之大本歟？由是

而下睨語言文字，抑末矣。大梁睿公年垂知命，銳志修道，今且二十年所矣。雖眾善俱崇，而指歸安養，即精力稍憊，而禮誦不輟。或曰：若形神勿王，盍緩淨課與？則曰：主人公一旦欲捐血肉團，亦可緩耶？雪溪公題憶佛軒云：隨波逐浪去翩翩，彈指聲中七十年，豈不向來知憶佛，欲從老去更加鞭。予又可緩其鞭乎？第酷嗜當代名公詩文道語，龍蛇滿壁，儼然詩畫米家船矣。惟是少不深書，而喜人文墨，人或疑之。吾聞蘇長公性不解飲，而喜觀人飲，見其引滿浮白，則浩浩焉，落落焉，如飲情之在己也。陶元亮云：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睿公之不善文而喜人文墨，亦是族也。或謂睿公操一藝而活於逆旅，雖曰好道，第一鄉之善士而已，何能致四方士君子文藻之多哉？是大不然。夫漏室來鴻儒之談笑，敞廬何妨聚諸賢之珠玉哉？且宇宙有何美業，唯吾心之神智睿於無窮而已。其既修道惟勤，固已得出世之大宗大本矣，抑況語言文字之緒餘哉？吾知諸君子之寵教睿公，正未艾也。

普薦罹難陣亡橫死軍民榜

天造草昧，利建侯而治。藩守不庭，唯肅殺為心。翫兵搆禍，歲無虛日。甲寅以來，傷殘尤甚。弟子沈光華輩，目擊死亡，同申薦拔。設伊蒲之供，齋七日以為期。禮調御之名，足三千之滿數。事方伊始，給語導之。

爾等總號三才，類分九品。魂升魄降，出有入無。前陰已滅，後陰未來，淼淼焉一靈何託。視則不見，聽則不聞，冥冥際厥貌難參。勿言南面之樂融融，順彼適來而適去。須知北邙之塵黯黯，方且苦畏而苦饑。河邊骸骨夢中身，曾無彼此。枕上鴛鴦華表鶴，殆有僊凡。宗廟陳尸，但見新鬼大而故鬼小。空亭兢食，惟知我肉盡而他肉來。曩時之伎倆如斯，今日之消沉夐異。非時而死，豈屬司命權衡。缺具以終，正為造物愚弄。雖天王明聖，等觀赤子於蒼生。而下土蒸黎，適覯刀兵於定劫。甲寅之首，藩鎮不庭。比歲以來，王師薄伐。崆崩砲擊，消四大於微塵。颿破舟沉，葬一靈於魚腹。勢欲斷流，城窟漲征魂之水。望成京觀，屍僵高戰骨之山。爾既爭雄於紅旗影裏，國威久恃。今固失命於白刃叢中，死怨宜無。至於四民編戶，尺籍羈身。秋糧夏稅，奉國課以維艱。口算丁錢，應軍需而不繼。致有三旬九食，歲富家貧。哀王孫而進食，罕遇其奇。憐范叔之一寒，又無其匹。瓶之罄，壘之恥，他鄉嗟空國無人。神為馬，尻為輪，於埜見一車載鬼者矣。何況更逢殺戮，忽罹死亡。三重赤暈，民少孑遺。千里黃埃，埜無寸艸。老弱傷於鋒刃，少艾牽入軍營。骨肉生離，四鳥不能各分飛之痛。夫妻死訣，三聲何足喻

腸斷之悲。金條脫半殉死稚，滿路傷心。碧香鉤全埋馬矢，千人流涕。正劫火憑陵，玉石無分於貴賤。傾河竭澤，鰱鯉孰辨於愚賢。試想日出而耕，日入而息。勉供上賦，生也何德。今由兵喜而活，兵怒而死。含淚下泉，殺復何辜。井山不下於長平，僊嶺有逾乎軹道。道殤國殣，白蟻未束乎苞茅。妻擄夫亡，青蠅徒能為弔客。致令爾輩，悠悠長夜，秖炊夢裏之黃粱。澹澹斜陽，好照河邊之白骨。委諸丘壑，何如零落山丘。哭以天陰，更廼嘯之白日。廣孝阡之怨骨嶙峋，說不盡含冤酸楚。寒林所之悲風嗚咽，訴難窮橫死凄凉。本壇遵覺皇遺範，惟勤心觀眾。信愍爾等久淪，共啟灋筵。意在長引風旛，不使碧燐凝野血。大明灋炬，無令青火照陰房。於是宣梵唄以當歌鐘，采伊蒲而充俎豆。亦謀道，亦謀食，豈類世俗來歆。不異空，不異色，與汝佛灋相會。啗口一斛耳，悟則醍醐，不悟即為毒藥。焦面一士哉，識即菩薩，不識即是鬼王。但了觀力宏深，一唾而劫火滅。惟心廣大，一吹而世界成。再不必倚草木於風前，直捨鐵圍宮殿。又何須歸珮環於月下，空將明器莊嚴。具壽枉死，趨蹡歸安樂之鄉。弱鬼彊魂，瞻仰入無遮之會者。

復靈芝耆宿公啟

伏以先賢月沒，劻勷囑在耆年；後學童蒙，引掖用憑碩德。振式微于季葉，咸尊砥柱；示昏邪之道岸，競恃司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恭惟大道。望某尊宿座下，師模當代，領袖後生。德風所扇，英豪翹首以歸依；慈教攸宣，緇白希光而景慕。乃禪乃教，囊括一心；立德立言，典型萬世。兼之謙慈成性，飲人以溫樹之和；且也接引為心，尊賢類平原之俠。明揚側陋，獎進群心。葢是綰長眉而津範神州，要非守金襴以滅定鷄足者也。比慨法門下替，手教遙頒，勉某弘經律寺，戮力上流。曩寂法祖，向晦宴息。自分獨善螺溪，得韶國師推薦明揚，不覺騰光天壤。某愧非其人，實遭其遇。第某樗散庸材，雖曾稟教師門，難為雕琢；駑駘下乘，奚堪受知尊宿，俾騁康莊。拊臆驚思，恐辜盛意。仰憑老師覆護多方，永安中外。庶俾不肖支吾小試，稍利人天。則座下之友聲可副，而相與有成；即諸公之麗澤少裨，而盍簪無忝。謹俟春陽，用趨鈞命。臨書感激，無任悚惶之至。

復寂照諸護法公啟

伏以宰官躬弘護之休，願承金囑；居士總儒釋之宗，名燦神州。翩翩楊李，藉甚祖燈；燁燁宗劉，彪炳蓮社。葢以動垂名教，國步恃

以靈長；兼之誓職金湯，法運由之光大。恭惟大護法諸老先生門下，湖山毓秀，生苻申甫之徵；乾象擒光，群切斗山之仰。比則埋輪京輦，豺狼避驄馬之風；總憲方州，士女滿壺漿之謁。兼之游泳佛乘，干城法海，洵乎夙秉願身，總持儒釋者也。邇乃方軌給孤，頫循梵世，以寂照歸存古剎，命不肖小試鉛刀，琅函載錫，玉帛遙頒。啟緘而珠璣滿握，奚堪華袞之褒？拜錫也，筐篚盈門，如飲江河之潤。顧某邨墟小艸，茀屬長行粥飯，斥澤微鱗，難使觀光滄海。是以欲辭，恐深方命之愆；將受，更增覆餗之懼。憂惶交并，退遂觸藩。所恃大君子左提右挈，曲為二天之庇，乃俾不肖某日就月將，得展一割之能，庶古寺于以少裨，即鈞命因之上副。謹俟春王，敬聆玄論。臨書惴慄，無任主臣之復。

復陳曹諸護法公啟

伏以薩埵開普門誓願，隨應度而現身；將相稟靈山囑累，惟弘護以為心。故金吾[((嘹-口)-小)-日+貝]道平之職，龍光覺道；銀鎗去史公之手，豁悟心宗。是舉緬惟夙誓，閑法運於草昧之秋；一極悲思，翊聖化於建侯之日。奚翅利見當時，抑亦干城末造。恭惟大護法諸老先生麾下，朝廷柱石，法苑金湯。從龍開國，草露布以行師；綰印通侯，定廟謨於指掌。比乃躬長城而坐鎮東南，琴書樂志；秉弘願以崇尚佛乘，禪慧陶心。茲於海潮寺襄成論席，爰命不肖某戾止弘經。片箋天下，玉質金相，尺素空颺，葩紛彩舞。試令入齒飛雪，還疑出袖迸霞。曩梁慧約揭耒剡上，逢周將軍延住草堂。某人實天淵，乃事符疇昔。顧某解疎三觀，行昧十乘，僅知飲食亡何，寧解匡群祖洽。猥承鈞命，良切驚思。仰憑大護法擒光到處，自然華雨深而敉寧海眾；庶俾不肖某食粟其間，亦得法輪轉而上副檀心。寅看綠舞宮腰，侯新條於細柳營前；紅飛錦障，秣良駒於大樹叢中。臨書戰慄，無任恐惶之復。
隨緣集雜著一

嘉禾楞嚴講寺靈耀全彰著

與徑山化城寂照兩常住修刻大藏書

楞嚴寺法未靈耀，謹致書於雙徑化城、寂照兩院諸禪師座下：愚聞君子務本，今方冊大藏實為楞嚴與上山兩院共有根本，所當急先務者，故敢以書告。古人刻藏雖為普利簿海內外，而板藏化城、寂照流通楞嚴講寺。坊內羨餘刻藏之外，可以莊嚴三寶、養育英賢，無事匍匐檀門、畔援法事；山上板頭修板之餘，可以供頓數口、安心進道，不必一鉢千家、夤緣世諦。其為三院堅固根本，意甚深也。無如法久弊生，經坊惟知羨餘而不知整理法寶，上山惟知板頭而不知修刻藏板，歲月既深，蟲蠹朽蝕，將來大藏羽化可待矣。只據不慧、玉菴丙辰請藏，三人共閱，部帙失次，錯簡失張，莫可枚舉，有張無數十百字或五六字、一二字者。今春澹歸和尚請藏，其首面經論輒多殘缺，而黃龍禪師檢出缺字尤多。推其所由，板非鐵石，歲久朽蠹，理之固然。頃松陵眾護法書，致不慧深憂藏板不修則佛法壅塞，柏、密二大師慈悲心血殆將付之東流一派，故以修刻經板重整大藏之役責成不慧，不慧捧讀而慚惶無地。蓋吾三院根本祖師功德皆茫乎不知、忽若罔聞，而居家之士獨能惓惓法門、慇懃致意，其智愚、賢不肖為何如哉？良可愧矣！秖緣大清國之內之外惟此一藏，其來敦請者不辭千萬途程、歲月勞頓，及請至所在開卷展閱，則糢糊失錯，一字之缺理即難明，況多多乎哉？倘欲來寺對補，則道遼路遠，山川阻深；若欲從人徵考，又不能起迦文之白骨而問之，則知板上一字殘缺不修，即如來之血脉一點不通於天下四海矣。過當何如哉？甚有以論代經，指鹿為馬，惟圖滿套成帙，便可博換金錢，不知壅法誑僧，罪當發配泥人。雖或匠工有所草草，虎兕出匣，龜玉毀櫝，是誰之過歟？夫住持唯曰火食之多少而已耳，經坊唯曰羨餘之有無而已耳，上山唯曰板頭之輕重而已耳，殊不知火食、羨餘、板頭自何來哉？豈非皆出於藏板之根本乎？今廢藏板不之修治，而顧較量於錙銖之利，毋乃棄其大者、遠者，而計其小者、近者哉？抑亦清晝攫金，惟利是視，而不思務本耶？雖曰烈士徇名，常人狥利，以若所為，即利亦恐不可久得也。何者？蓋今不修，則朽蠹十二；再五年不修，則板壞十五；再十年不修，則一大藏之板皆坐化尸解矣。夫有本斯可求利，本之則無，顧安所得利哉？諸師於此可大悟矣。然而三院之主人必皆曰：吾唯計今日之利入厚薄耳。藏板之朽蠹，於他年於我何與？故皆坐視不理。吾恐

檇李、丹陽、金谿、吳江諸護法同起而料理蝌蚪時事，則比比嘔唾不暇，未必能安坐吞嚼大藏也。借使大護法不見僧過，異日閻老案前鐵丸銅汁，伊誰代之吞噉乎？吾輩出家兒，其可不信因果哉？吳江周安石老護法云：板頭不修藏板，秖圖肥家潤身，故護法神明屢降警誡，不為護祐。此皆諸公目擊親嘗之事，可不畏諸？竊迹數年間，不能修板，亦有其故。自甲寅用兵以來，關山阻隔，請藏無人，故致坊內經本殆空，而上山板頭絕望，即守院數口，尚費支吾，何能分杪腹之餘，以補蠹蝕之殘哉？第不慧疇昔檢藏林下，凡遇失紙脫字，以致義理難通處，未嘗不頓足張目，惋詈典守者素飧不治。今自既尸位住持，其可更受天下人之痛罵及我耶？是以修刻大藏，是不慧之夙志，而端本之急先務也，況蒙眾護法之督率乎哉？問知寂照全朽藏板六百餘葉，稍稍蠹蝕亦數十萬字，并燙板等項，所費不及千金，工程不出三載，較之當日眾護法倡興之時，不過一部刻資耳。不慧已允眾檀之命，董成其事，但諸公皆密大師苗裔云，仍幸俱戮力同心，贊襄厥美，或為料理修刻，或為跋涉乞緣，是所仰望而敦請者也。至於些少板頭，且充工費之外，更有不繼，不慧當典衣鬻鉢，稱貸補填，不敢波及諸公也。意在重新全藏，法寶流通，使柏、密二祖慈悲心血不付逝水，諸檀護施刻功勳不為木屑，是所願耳。次則堅固化城，寂照、楞嚴之共有根本，亦不可緩也。夫愚公移山，大施抒海，人固笑其愚而不知量矣。然精誠所至，或亦天龍為之陰相，而克底於成，不可知也。燥人辭煩，幸無罪焉。

復吳江眾護法請修藏板啟(附來啟)

恭惟大護法諸老先生門下，才高鄴下，藻挹天庭。立功立德，既照曜於兩間；乃教乃禪，式彌綸於一貫。惟典型之詒在神州，千秋萬歲；即貧道之仰止高風，匪朝伊夕。比緣楞嚴初住，躬失摳趨；忽業珠玉遙頒，寵逾華袞。濫嬰獎借，恥實甚焉！致累失言，罪莫逭矣！因軫大藏板朽蠹欲隳，爰命不肖耀修刻重新。多方弘護，深知受囑靈山；莊語殷勤，喜見同心紫柏。顧耀藏拙山邨，曾亦如蟲食字；拜瞻藏典，嘗悲宿蠹侵文。鈞命賫來，似符夙志；奉公行去，所在不辭。第念人微事偉，且難俶始；況慮月深歲久，豈易善成？是以心懷踴躍，步或盤桓。仰恃大君子分光賜照，同舒手眼；乃俾不肖耀拾遺補闕，稍整琅[王*函]。庶寶王大藏得重新於四海，而檀護鴻功可昭視於無疆矣！臨楮不勝感惶之至。

稔惟和尚解行雙超，智悲竝運，經律論藏既兼總以無遺，性相禪宗且交融于不二，諸方之向風已久，末法之仰賴尤殷。不慧輩跧

處松陵，未遑躬趨籌室，遙瞻慈範，徒切依歸。茲啟方冊藏經乃紫柏尊者發大誓願創此勝緣，初剞劂于五臺，後耑歸于雙徑，而寂照、化城均為刊刻貯板之所。前人設立良規，隨刻隨修，以防朽蠹，修補之費取足板頭。不意日久法湮，後人弁髦成憲，競思染指，任情廢壞。經雖裝印，損蝕漸多，日失月虧，將何底止？而新舊板頭不知作何銷繳？宜乎貴郡諸紳有徹底清查之約，此誠摧魔剔弊之大快舉也。深幸道駕駐錫楞嚴，此地藏冊所由流通，梨棗失修得以申責。伏望和尚大放光明，出廣長舌，俾獅蟲勿來食肉，法寶永獲端嚴，匪特不慧輩傾心起舞，尊者常寂光中亦當開顏含笑矣。善友王晉卿于刻藏事宜向受諸檀囑付，在山多年，最稱諳練，幸進而詳詢之，頗可資商確也。倉卒布牋，諸法侶不及署名，統希慈鑒。周邦彬、吳之紀等拜。

修刻大藏經板疏

紫柏大師與同志諸檀護，易梵本為方冊，合經疏成一藏，以便流通。使坐而討論者，可家致而人閱；三登九上者，可負之而遄趨。即縉紳先生家，亦可竝藏書而列於二酉，恣漁臘以深究本來，功莫大焉。其如木刻無金石之堅，歲久有朽蠹之患，失此不修，將來羽化，深可悲惜。葢北藏銷為阿堵，南藏殘缺無徵，則此楞嚴方冊，不獨為大清國內基禎國寶，實且為簿海內外之法身慧命。聞忉利天王，一日三時，望南閻浮提禮拜，以其有書般若也。則人天之慧命，佛祖之菩提，皆賴乎是矣。倘此處之藏板，一字不修，即如來之法身慧命，一點不流通於天上人間矣。況日損月隳，竟歸烏有者哉。不慧偶廁住持，願崇修整。然稽佛法東流，自漢明帝永平，至唐玄宗開元，所譯經律論，洎諸賢著疏，已五千四十八卷，共成一藏實錄。自開元庚午，至德宗文皇帝末年，相繼譯著，又四千九百餘卷。合開元崇福舊錄，彙成萬卷之靈文。嗣後殘唐五代宋元所譯，暨朱明章疏語錄，倍蓰於前。若以當時創刻之費，較之今日修補之資，不翅馬體毫末，太倉一粟耳。夫資費小而大藏全，用力少而收功偉。予不敢自私，而敢告諸同志矣。且聞昔與紫柏大師，同心創刻大藏者，有金谿賀，丹陽于，松陵周，嘉禾陸，馮朱包諸先生，現宰官身，行菩薩願，而告厥成功。則今日不慧創修大藏，又當佇望於諸先生後身之檀，相助為理矣。

復淨慧監院公啟

伏以覺場小始，效供原依列聖。叢林大闢，當門特重普心。三年知事，一喝明宗。千室尋緣，四真入妙。恭惟大德望某老師座下，根屬好堅，楠梓豫章而巽美。行稀瑕玷，圭璋明月以方精。了禪翁之弘度，水雲歸德。生薑漢之操守，龍象欽風。推厚居薄，故人苟煖之，即若煖之在己。裕人約己，則眾或飽之，亦如飽之措躬。雖云願力使然，要亦天真不勉。兼之謙和御物，口碑揚緇白之間。真實由衷，道望溢方州之外。初地二地，庶幾無慚。三果四果，綽然有裕。比蹈身子成規，忽振胡僧光錫。乃依自報內院，別嚴無畏之牀。式委樂獨初機，傳語優曇之典。寧希功侔佛祖，實欲澤及人天。斯葢連驕神照而邁乎久長，竝轡了明而亡其椎魯者也。顧某藥欄小草，覺苑焦芽。息觀微微，未踐四依之閾。弘敷戛戛，難窺五地之墻。是宜養拙丘墟，長行粥飯。何期客秋把臂，便許同心。獻歲浮杯，竟蒙推轂。昔盧行者陸沉下板，滿擬終古無聞。得印禪師勸請開堂，鬱為千秋盛舉。某忽膺斯遇，感切分光。恐負隆情，懼侔戴岳。是以仰循再讓三讓之規，復勞一命二命之至。尚恃大禪德均調緩急，使寶乘而直騁康莊。乃俾不肖某咸開真俗，秉獨妙以遍泯森羅。庶一門無棟撓之虞，而眾卉沐同雲之潤。祇俟嚶鳴求友，仰應同聲之慰諭。新華雨座，平分多寶之親依。臨楮無任瞻依之至。

復淨慧諸護法公啟

恭惟大檀越諸老先生門下，湖山毓秀，寶海恢因。達尊競爽，隨應度以現身；富貴渾忘，降崇榮而濟物。職由米汁成漕，樹神雨食；遂使香流毛孔，器滿珍羹。豈徒率先二氏以雄長，實且高佩一乘而載導。顧某莊嚴弘護，業素漸於海院靈芝；忉利敷迎，忽更委以蓮宗淨慧。金聲輕擲，玉帛遙頒。葢欲揭鷲峰獨妙，遍記含哺；兼之暢佛隴惟圓，等開普識。噫歟盛舉，匹闍世以無雙；大矣弘猷，邁隋王而莫及。顧某小根小莖，茆可卑棲林麓；矧茲大邦大剎，恐難安坐雲堂。以故銜命殷憂，類臨深而履薄；撫躬多懼，尚鼠首與羝簬。仰恃大檀，後先弘護。遏寇虐以謹無良，加之息我黥而補我劓；乃俾不慧，內外妝寧。遵祖誥以示周行，庶幾俶其始而令其終。則推錢指廩，會實相以非癡；即聞法傳經，詣寶山而不退。謹依玄鳥來思，[款-士+止]高門而窺長者；紅桃穠矣，踐丈室以睹天人。臨楮不勝感惶之復。

復永壽院檀護啟

伏以北斗摛光，當宁獲夔龍之佐。西天敷化，干城憑王謝之賢。明良喜起，歌徹卿雲。擁護流通，願承金囑。斯國步恃以靈長，即法運由之隆固。恭惟大護法諸老先生門下，朝端麟鳳，啟沃基禎。霄表晨星，具瞻寅亮。高眠擁錦，八華磚而讓寵。燃黎視草，五色筆以增神。方其大聲謼謼，寧在豸冠。且也眾止行行，實歸驄馬。莫非皐夔申甫之賢，均荷喉舌股肱之重者也。惟是文人慧業，不諼金河顧命。全體大用，還遵鷲嶺分符。故能立功立德立言，成三不朽之盛業。乃教乃禪乃律，明一大事以春秋。駕楊李而尤麗文章，躋蘇王而更深明悟。此慨法門訛替，種智淪胥。乃於永壽院幻敷四華座席，委將不肖某勉弘一雨琅函。珠璣在握，開緘而霞舉雲飛。筐篚登筵，拜錫也鄙豐河潤。顧某學慳半豹，智不全囊。讐三軌而尚遜說行，覽大車以未臻乘御。是以撫躬知恧，拜命增慚。恐循覆餗之譏，終詒甄賢之誚。所恃大君子寶符玄覽，曲為二天之庇。乃俾不肖某鉛刀借便，得展一割之能。庶古剎於以更新，即台命因之仰副。謹擬春日載陽，晤玄度朱門之對。摳衣遷徙，領淨名丈室之彈。臨楮無任主臣之復。

天溪和尚傳

和尚諱受登，字景淳，別號初依。嘉禾秀水幽湖郁氏子。父心溪，母沈氏。生於萬曆丁未六月五日。康熙乙卯六月九日，寂於開法之大覺方丈。世壽六十九，僧臘四十二。臨終遺囑，不許求塔銘行狀。崇事虛文，有乖真實，以治命也。弟子遵之。靈耀係披薙稟戒，受學得法之弟子。私淑既多，受法聿深。竊記毫末，存以想像，非銘狀比也。師薙落硤石廣惠寺，厭鄙所習，決志參方。受沙彌戒於天童密雲和尚，圓比丘戒于曲水古德和尚，得法於龍樹桐溪和尚，傳持天台教觀。年三十四，始住仁和天溪之大覺庵。即專心教觀，戮力講懺。寒暑不輟，歲以為常。學子歸投，如川赴壑。天溪法席，鬱為海內無憂安隱幢矣。三十七，始應當湖馬園楞嚴之講。其間應講，則廣安玉庵，大善智證，化城三峰，梵洲幽瀾。暫住則玉庵等覺，率偶應耳，非專屬也。其行道養道，恢拓涅槃，俱在大覺。具吳默之先生碑記。著有藥師行法，准提行法，大悲懺科，瑜伽詮次，并註會刻法華文句等書。夫住院弘經，興福著述，與人同耳，不足言也。先師正惡鋪張世事，臚列年譜，種種時套，故不許銘狀耳。惟是勤信真正，撐持法門，一片苦心，特邁等夷，有足多者，敢記萬一。師志學之年，即攻苦讀誦，中夜不輟，略以木橛息身，不臥廣牀厚蓐，深自策勵，無少懈息。住院以後，研幾教觀，必堂內外人俱寢息已，方自就臥，鐘未鳴而足已在地矣。此

數十年如一日者，即疾漸惟幾，猶不釋卷，勤何如哉！生平不畜少有香資，即入常住，每曰：吾凡多與得常住一分一文，輒復快活。惟眾鏍修天台大師塔資一項，為常住借去二十金，恐昧果因，中心不懌。臨終檢自裝文句三十餘部，付耀比四人，令出銀修葺，其信重因果如此。行履真率，似出天性，即傍人勉其暫作一句方便虛辭，初或允之，至期不能也。凡待同學同行子侄常人，靡不皆然。至臨終遺囑，勿乞虛文以汙真實。玄義止觀等書，皆有手眼判釋，文章典雅，膾炙人口。示寂前數日，俱付諸祖龍，曰：身將死，焉用文之？且語言文字，亦非吾之本真也。嗚呼！時丁末法，人競虛名，若師之真實不虛，當求諸飲光盤特間也。住大覺三十七年，終不畜沙彌小兒，足不履尼塵俗舍。有來叩者，聲色過厲，略無假借。或譏以為不近人情，師曰：美男破老，美女破實，寧失之此，不失之彼也。雖縉紳先生執弟子禮，侍坐聆教，以為固然，略無愉色。既去，即安心教觀，亦無干謁扳援之事，并不形諸口矣。語言行事，巨細不苟。有即之者，惟覺其光明正大之氣，凜凜逼人而不可犯。凡海內衲子至省城者，未有不參大覺師，慎重法門，不輕授受。學既半，而別嗣者居多。即今四方禪教出世弘化之賢，半曾北面天溪老人者。因慨佛法下衰，故於天台教觀極力研詳，鉤深剔遠。凡臨講授，意在言先，旨提象外。發先聖之未發，啟後學之未聞。嘗教耀輩曰：法門衰替，比比成風。惟當精心教觀，啟迪後昆。則台嶺一柱，庶可遏狂。汝其勗諸！復以楞嚴數解與耀曰：此經未涉大師手判，諸家互解，未免有狐裘蒙戎之憾。汝其悉心成疏，則可謂山家功臣矣。至於應講住院，隨世隨緣，不必論也。故師出世三十餘年，唯以弘宣教部，維持法門為己任。應赴講期，殊不多也。今六月九日示寂。先十日，二三弟兄皆集，未能忘情，不無戚戚。而師欣欣然，絕無苦難之色。徹晝夜講示，顯密教部，隱深宗旨。勉勵後人，撐持祖道。以未完詮次，註託運遐法兄。以高僧傳，委諸不肖。觀其娓娓台旨，似乎未盡所蘊，有再來恢弘之意。運遐法兄曰：和尚今而後，安心念佛罷。師笑曰：西方吾豈不信？顧人各有願也。索筆書偈而逝。則和尚撐持法門之弘願，固永永無窮也。豈常人所能比擬哉？

餘生字說

冬乃歲之餘，月乃日之餘，生乃死之餘，餘則雖非正事，然無其餘亦不能成一切正事也。夢忍月子嘔血至脂膜盡出，不能食者七日，淹淹就木，身在死法中矣。來予菴就醫鄰初石子，石子投以奇藥而有生之氣，養一月而竟無死之心矣。今將歸，予為更其字曰餘生，

且贈之以說曰：子歸，盍善用其餘以為福，抑不善用其餘以售禍邪？今而後精心乘戒，戮力上流，光揚祖道，優入聖倫，是善用其餘以成正事，如月為日之餘，而能清涼光耀遍照神洲也，予方拭目竢之矣。若貪饕飲噉，肆志無慚，乘戒俱緩，重入泥黎，是不善用其餘以釀惡業，如田水月所謂楚南泰屯，得餘是同而用餘迥別，則餘者又不如無餘者之為愈也。則是字也，雖曰因事制名以示不忘，然汝名為月而字為餘，意取月為日，餘以光燭無疆，不取屯氏之餘也。庸人視為兩可，智者唯從一說，斯意在此而不在彼矣。昔黃魯直嘗以奇藥活人，惜其所活者皆庸人耳，勿使石子復抱魯直之惜可也。

題報恩院交單

松直棘曲，寶喜嵩嗔。不變隨緣之後，人物各自有性也。予性喜銀，而性不喜畜。所到之處，必竭厥心力，興建三寶。雖至逋負百金，催索狺狺，而不之悔，亦性成也。去夏檀護請住此院，院經兵馬住後，殘缺可知，遂事土木。至今悲懺期畢，會計所費二百餘金，功過自知，不必言也。頃應嘉禾楞嚴之請，院託祉森住持。人謂當書所有，以便後人守成。故即於修建冊後，略記新置，以為交單。今而後，興乎廢乎？人各有性也，豈可以我性為人性哉！己未季春八日。

智覺寺重興禪堂緣起

智覺教寺。在嘉禾郡治之南十五里。宋開寶八年刱建。咸平六年，勅賜太平天壽院。治平元年，勅賜今額。兵燹之餘，蕩為劫灰茂艸矣。永樂元年，里人張福信重建。相傳始於漢永年十三年。又云：柳孝文妻弟張綱捨建。皆齊東之訛也。但塔寺所在，必有禪堂居眾，用表剎幢面目。此寺獨無，竊有疑焉。葢大殿既成，則列前後左右，無非禪室也。嗣後列院分房，隨隅割據，則第有香火之實，而失禪室之名。理之固然，無足疑者。向延等菴法兄養靜觀音堂者十有三年。丙辰秋，等兄化去。大宗伯杜公暨本方信士杜君奭、沈子目諸君，請予重建禪堂，為千秋美舉。於菊月望，鳩工庀材。至仲冬朔，堂殿告成。期周兩月，匠及千工。四方瞻仰，咸訝為神運速成。密邇知交，但憐予空炊無米。斯實大士之靈，夫豈一人之力哉？惟是數十日間，陞座談經之暇，即躬親土木，手足胼胝，慘淡經營，夜以繼日。竭厥心力而不敢告勞，斗膽勇為而不顧後乏者，是予將此深心奉塵剎之微願也。落成之後，雖逋負數十餘金，然而

規模既就，至止者略為可觀。今而後，白足來叅，旃檀殿明窗淨几；檀賢稅駕，大士堂仰止留連。應二時之鐘板，則香積厨與僧堂竝列；接十方之賢聖，則雲水寮對客座分階。是役也，檀波輻輳，固仰千門之無靳；而劻勷終始，則最初請主杜、沈諸君居多。茲不忍沒其盛心也，謹紀顛末，為刊碑緣起云。

題智覺交單

智覺無交單而有交單，實等菴法兄刱始也；智覺無禪堂而有禪堂，實予為之刱建也。崇禎癸酉，諸檀護重建大殿之後，以所餘舊料搆觀音堂三間於殿東，以為一方祈籤之所，留一香火僧或佛子看守而已。康熙二載，始延等菴法師於中養道。今丙辰七月，等師即世，以新舊器物彙成一冊，以便來者稽程，是有交單之昉也。眾信隨延不慧住止鳩工，予因眾志樂善，即謀啟建禪堂，始九月望，終季冬朔，厥工告成，計建殿堂房寮二十餘間，雲水於以歸投，學人於焉戾止，而始不失禪堂之名實矣，屈指又三稔矣。予既膺省城報恩之住，而復有武原、玉菴分心，故將殿堂一并託諸文可闍黎，併以建置屋物續書冊後，使夫來者知無交單而有交單始於等菴法師，無禪堂而有禪堂建於不慧也。

修井文

古聖賢分田而制之以井者，不獨為灌潤田禾也。夫木入水而水上出，源源不竭，可以備湯飲，解熱惱，禦嚴寒，充澣滌，福利溥哉。東里之井，其來有歲矣，無如為日既久，磚石用隳，舊井無禽，時共舍之，井泥不食，人失其利。象曰：改邑不改井，宜甃之道也。既人井井而家井井，固當人甃井而家甃井，不煩董事者之瑣告矣。雖然，人烏得以知之？行將潔乃底，去乃汙，增乃磚，固乃石，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美冽涓涓可用汲，而備湯飲，充澣滌，竝受其福。在諸賢一舉手間，則又不得不家至戶告也。

蓮花賦

昔人目蓮花為君子，空王比玅法以蓮花，豈非以其皭然不滓，高潔出塵者乎？予於西湖之蓮，三覩而三變其態，有感於斯，輒比物比志而賦其事焉。辛卯中夏，西泠文會艤舟湖心寺，轉宣公祠，自孤山金沙灘而止焉。美哉！蓮花之盛也，其開三兮，未敷七耳。蓮房

深鎖，香閨未啟，掩映綽約，中藏處子，尚孩未笄，憨然稚齒，調笑由人，含羞不語。密雨絲絲，似左家嬌女貪花而不辭數百之適；微風漾漾，若漢皐神僊出游而恒珮如卵之子。細藥初萌，似壽陽深臥宮簷；肥葩欲綻，若玉奴賜浴壽邸。又如若耶溪畔，隱花樣之西施；姑射山中，藏如雪之神女。半面初呈，春閨少婦乍窺楊柳之青；倚葉方遮，前街女兒昨贈搔頭之玉。雨露不沾，尉遲女未解承恩；風波獨立，淳于兒能徼溫旨。或窺宋於東墻、或拜月於西廂、或回舟於洛浦、或尚衣於君王，亭亭高擢，宛昆明樓上選明月夜珠之句；依依欲舞，若太液池邊逞雲衣花貌之章。或群或友，乍頡乍頏，三三五五，嬝嬝揚揚，皆碧玉之未經破爪，而臨鏡則妒婦心降者也。間有花已開，香氣全，紅顏的的，翠葢田田，玉肌皜皜，腰柳纖纖，有如脩眉高目列屋而閑居，丹唇皓齒爭妍而取憐。遊絲薄霧，趁天風而遠引，顦飛燕之弟兄掌舞；濃粧淡抹，與西湖而競爽，如虢姬之姊妹朝天。韓侯顧止，從碩人者固非一人；凝脂柔柈，美碩人者又非一端。遂使眾羨傾城，而我見猶憐。香滯回舟一水，人爭立馬千山。是葢定情之伊始，故能消魂於萬千。越一紀，而予信宿于鳳林精舍，則大非其舊矣。時維七月，霜露欲零。香銷南國，怨入西陵。霜倒半池，潛傷皓質；露冷蓮房，盡墮香魂。馬成群而踐踏，兵肆力以瓜分。偶扶笻而一探，傷時序之不平。何夙昔之榮華，忽摧殘而不勝。有如千金貴姝，百寶娉婷。國破家亡，流落風塵。亂頭麤服，疾首捧心。殘香剩粉，零落無馨。如怨如怒，如泣如訴。或仰天而欲絕，若把劒之虞兮；或低頭而不語，類息國之夫人。又如露筋廟內，立節之姑孃；隋楊宮裏，繫詩之佳人。情人紫玉，或通半體；閶門舞鶴，竟滅全身。輕紗血淚，喬玄玄生殉處士；青草黃昏，蘇小小死臥孤墳。或如何氏稚經，綠珠墮粉。烏[糸*闌]在篋，小玉長徂；義髻拋河，馬嵬受窘。葢伊闕之蓮已謝，唐宮六郎不醒。人間釵襖，已化哀煙；天上髻鬟，或作朝雲。是皆情甘怨死，誓不俗生之蓮花人也。至於色香雖在，攀折欲空。焚芰製而裂荷衣，劈蓮房而髡藻宮。或歸酒肉城居，或逐旃帳腥[葸-十+夕]。酒家樓上，供昏醉之村夫；販子筐中，逐愛錢之賈翁。甚至解髻而去席，或破顏而毀容。翠羽常低，多值斂眉之態。瓠犀難見，罕逢啟齒之儂。正如良荊百萬，一朝僕妾。玉葉金枝，紛紛狼藉。王后骨醉，戚姬人[(雪-雨)/(土*凡)]。艮瓶抱入井之悲，金城哭出塞之曲。麗華受傷于擒虎，伏后杖斃于孟德。衛共薑之死靡他，仲卿妻殺身立節。江心負父，載沉載浮。驛亭斷臂，不淄不涅。是又貞節之顯於中華，羞逐雄豪之熱客者也。若夫蓮子隨他去，不及季倫情重。紅粉馬駝歸，羞見元戎報捷。琵琶邑邑，空調馬上之絃。惜死妮妮，徒敘胡茄之拍。悲哉，芙蓉木末，陂澤秋

風。周郎不顧，妝鏡臺空。紈扇既捐，紅葉難通。陳后長門，梅女西宮。傷離情于南浦，掩淚眼于牆東。疎疎雨散，神女之魂不返。瀼瀼露滴，湘妃之泣靡窮。嗚呼，音落黃埃，車馬不識。或採蓮花，或採蓮子，而風流頓盡矣。予曰，昔年遇子，南湖之南。靚粧婉變，蓮步姍姍。今我來思，搖落三潭。物猶如此，人何以堪。予因之低回而不忍去焉，葢因困乏轉須親也。或唔之于曉風殘月，或慰之于暮雨朝烟。而花則似嚬似笑，若送若迎，宛若生平者。正同是天涯流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也。其間一縷餘香，脉脉侵人。斌媚妖嬈，猶作青樓故態。如徐孃老去風情在，西子嚬來態轉嬌。予正色語之曰：吾學道人，此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也。卿用卿法，於吾法中便為風馬牛矣。嗣後已之，毋擾我心。但子有美質，而生非其時，植非其處，故受困頓殘折之辱而未之知耶。夫西湖者，乃榮辱世界，酒肉道場也。莊生觀化而化及生，子處榮辱而辱及子，理之必然者也。子亦何不早達始知冶，容妄方悟群心邪。則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哉。今而後盍各韜光絕迹，長揖人寰，鉛華洗去，隱入溪山，庶幾榮辱不關抱，知希而自全其天也。今戊午又十八年矣，六月之望，予以一艇而訪舊日之蓮，則杳然絕迹也。惟見一片湖光，千山黛色，月皎皎以娛人，風悠悠而動物，不覺蒿目欲空而煩襟頓滌，身世若亡而塵心自滅。坡老曰：浩浩乎如憑虛御風而莫知其所止，飄飄乎若遺世獨立羽化而登僊。於茲更切。須臾轉不定之金波，頃刻臥深沉之鏡壁，上下渺茫而惟現一輪之心月。依稀有響疑蘇小小，不忘哀草青陵而環珮空歸月夜魂；彷彿聞聲似王子安，猶吟落霞孤騖齊飛，秋水長天一色。而湖心寺無蓮也，宣公祠無蓮也，孤山金沙灘舉無蓮也。夫謝月鏡之別王清去去不乏風流杜蘭。香之辭張碩來來更無消息其斯之謂乎王子猶訪戴。之舟興盡而返何必蓮哉舟回淨寺忽覺一道香塵順。風而前予曰異哉莫是散胡麻飯女郎引人尋覓抑俱。娑陀天下降塵凡乎果見藕花居畔玉面紅顏三三兩。兩躠引香肩綠衣黃裏麗服花鈿貌舒菡萏體露嬋娟。渺不知夫新知故識共要予于蓮沚桑間殆三生石上。舊精魂乎更不須咏此身雖異性常存也觀其瀟灑出。塵高潔幽閑翛然自得不受人憐如鹿母夫人未出草。廬艾封人子尚隱驪關魚玄機既入女冠孫琰妻長嘯。峽山張麗華之飄飄欲舉秦弄玉之冉冉乘鸞又如天。台洞口迎郎之女伴羅浮山內宴客之神僊微香時吐。似服驚精返魂羽衣旋舞曾遊月府廣寒則此一晤也。竟入避秦女隊何論晉魏而不知有漢也又若天風吹。下不欲許飛瓊之名字落在人間者矣予笑曰子無乃。疇昔之夜鳳林寺畔委頓而受吾教者乎子真可教也。今試與子提衡而論方予未冠時與子邂逅於西泠之。涘果能即其時避紛華而出塵自勵則久為天上之人。即予亦可望而不可親矣何致遘明夷而迍邅無如甘。苦未

嘗而厥志未堅則是子之惰也倘鳳林寺側輕予。教而仍溺五濁今日又不知作何狀態安得如此超脫。而僊僊斯又是子之達也假令天下熱中塵客皆如子受教而拂衣高蹈，則又何必予之喃喃說法而升壇哉？易曰：肥遯。又曰：嘉遯。美夫囊括君子也。況桃源之隱逸、天目之智僊乎？然子既僊胎，予亦無意於人間世矣。姑勉汝更進步於百尺之竿。吾聞從是過西十萬億土，有七寶池，其中無老無幼、無榮無辱、無女無男，有決志往生者，皆證大覺之金僊。而子之氏族多產其間，則又勝於子輩皴雲璈、飲玉液、唱步虛淪七趣之守屍神僊。汝其齋心而先我著鞭，尚不辜三遇而三有益焉。彼姝者子皆倩微風而點首，心莫逆而亡言。眾芳斂衽，予亦欲眠。二三子欲挾以俱，予曰：不可。香味頹高志，色聲喪軀齡。遠之易為士，近之難為情。獨不顧荷神誚，爾不戒乎？二三子曰：然則夫子何獨留連眷眷哉？母亦好色耶？予曰：不然。吾之好色不與俗同，直好其德耳。葢予因三遇西湖之蓮而三變其態，有似一變至魯，一變至道，皪然不滓、高潔出塵之達人君子，故樂與之周旋。夫關雎樂而不淫，葢思窈窕以配君子，哀賢才而不淫其色也。阮嗣宗日狎鄰女而不私，死又往哭之。是真好色而不淫者歟？故寓言其事而託以美人也。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庶幾旦暮遇之乎？又是予之志也。

為玉菴住持愚原闍黎封龕

拈封條示之，云：愚原闍黎箇是從上佛祖自行化他、安身立命處也，汝先於此而安住之耶？汝夙有願力，聞道亟早，住院以來，事事真正，秉志固窮，不屑世諦流布，竭厥心力，撐持祖道法門，操守峻峭，岌然難於干犯，直心矢口，似乎不近人情，弗顧或人之所讒忌，惟知行吾之所當行，乘戒精密，綽有祖風，博聞弘辯，不忝吾門，謂非乘願而來不可也。至於自行化他之事稍畢，遽爾熱處抽身，預期絕食而逝，衣院託付有人，苟能如此足矣，何必百歲千椿？而世或憎夫壽命不長，吾却喜汝真常早悟。葢有生有滅、有去有來、有長有短者，世人之見也；無長無短、無去無來、無滅無生者，本真獨露也。既悟真常，則生亦可、死亦可、去亦可、來亦可、長亦可、短亦可，北洲是癡活，原壤為偷生，長壽天八難之一，水老鶴無聞之僧，斯則雖壽而夭、雖存而滅、雖生而死也。日面世尊，朝生暮滅，樓至如來，聞道即行，是則雖短而長、雖去而存、雖死而生矣。知此，則可無遺憾于生死短長間矣。今姑舉習聞公案，使汝安身起用，大通智聖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而彌勒世尊于出家日即證三德涅槃，非根有利鈍、道有難易也。顧左右，云：且道畢竟為著甚麼？緣宜賒促，應示長短耳。封

題市居漫咏集

巢父掉頭不肯住，居人共住武陵源。此避市朝之隱逸耳。若東方曼倩避世於金馬門，司馬季主列肆于長安市，則初不外市朝，而亦不失其為高致也。何哉？葢情致兩忘者，雖市朝亦巖穴，奚必望望然去之而後為高哉？引巖子氣宇翛散，固不干進于朝，然亦未嘗求離於市，浮沉里閈，列肆以逐什二之息，抑何下也？及示余所著市居漫咏集，感時翫物，比事屬辭，文簡遠而意清冲，有元亮之餘風，間露世相無生、不即不離之旨，殆閙市靜搓、入鄽觀化者之流亞也。張文昌云：先生已得道，市井亦安居。君殆是之矣。於是乎下睨身江湖而心魏闕、形山林而識闠闤者，賢不肖何如哉？夫大隱于市，吾于引巖子見之矣。巢父、漁人，寧不瞠乎其後哉？余也椎讀斯集，而茫然如漁翁誤入桃源，茀知桃花鷄犬而已，又烏知僊境之幽深耶？

齊物

魏野農妄齊庶物，以鳳凰繡毛羽而無時夜之材，大象多荷負而少馳騁之技，孔孟持仁義而乏覇國之業。故窓禽之于鳳鳥，劣馬之于大象，管晏之于孔孟，舉一能一不能，二者孱齊。嗚呼，世何多憒憒之人哉。予性不善作字，且不欲工字，以為字雖工，不過一謄文小吏之材耳。顧嗜古人書，茀產自寒微之能，盡讀古人書，以窺孔孟門墻為悵。至於文章之道，尤不能夢見班馬毫末者也。而世之人或以通知文理許予，而以能工字畫許某，且曰：某工字而椎魯，某解文而拙書。一能一不能，是二人者正等無異。嗚呼，世何多憒憒之夫耶。夫許予以通知文理，予固不敢當，然排能抄錄者興，通聖賢性理文章者一，其等夷尤予所不忍聞也。以其擠孔孟班馬而與謄文小吏同儕也，以其視孔孟班馬如一謄文小吏也。家老人道德文章深入佛祖堂奥，顧不能作世諦流布語以媚聾俗，而世人且曰：天溪師道德高而乏辯說，某法師能巧逗愚俗而道法有虧。一能一不能，二師孱齊，是何殊齊窓禽于鸞鳳，一管晏于孔孟耶。推此而往，世之齊物者舉是族也，何從覈其責實哉。故知魏野農古今不少。

齊物後

齊才學于書工，固不幸矣，然抑有幸焉。先朝馮具區、陸敬承兩先生，高才碩望，千古人也。當在內翰林時，以不工楷書，數為皮相

者裁抑，甚至不得與名。沈顧不列，于是乎知埒。才學于謄文，猶肉相者矣，得非不幸中之幸者耶？

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

篤至善於末造，斯可重任矣。葢叔葉而戒善式微，有能躬修匪懈者焉，吾知其必大可恃也。顧覺道橫亘于宇宙，當智愚賢否攸均；金言高唱于靈山，實比戶連家記劮。庸詎尚錮身律口之節，亦匪崇推錢指廩之輸。雖然，波離善律，首薦羣英之右；金色頭陀，聿彰分座之旌。當聖世而彌崇，矧末運乎？顧末運亦克逆料乎事，何指掌而知也？惟金棺潛耀，去聖殷遙，業非全盛矣。然而猶可為也，曰：歷五百而解脫，又五百而持戒。長騖有在，而異類無多也。逮象教陵夷，人心不古，夐非其舊矣。然而尚可恃者，曰：再五百而禪定，更五百而修福。動出雖靡，而忍善可臻也。降此而後五百歲，則流漓益不堪矣。鬬諍狠戾，以肅煞為心；侵奪貪婪，而唯利是視。當此時而有持戒修福者乎？是旦暮欲遇之也。夫披緇軼俗，允宜嚴淨毗尼。衰世不然，慧心偷薄，而五欲公行；烝報宣淫，而廉恥道絕。淋漓擾餞，習尚成風。俾夫王臣側目，而覺道輕微。得非邪魔竊僧衣而破正法，至聖痛哭流涕之時乎？適此而有堅木叉以閑聖化者，撥共趨之惡習，回久熾之邪風焉。斯亦特拔可懷矣。
且情存超世，要必百福資糧。庸流反是，浚招提以牣己囊橐，宰殺耕耘而徧釀惡報，計時賣日，裨販如來，遂爾生遭王法，以玷污僧倫。斯葢外道秉惡誓而破吾教，善逝掩耀無光之日也。于是而有修淨善以翊風猷者，遺勢利之浮雲，樹緇門之標榜焉，是亦挺生不類矣。
嗟乎！戒福忽于聖世，而罕覩云將來，故曰有持戒脩福者。言有則驗末世所無，而間或有之者，亦億萬而僅一二之難得也。
我思後五百歲而持戒之難也，儀型無溢，乃比丘師蟲內蝕，必且羣攻交訾為可怪矣。于此而欲振厥頹綱，是一暴而十寒之也，疇云易乎？再思後五百歲而修福之難也，善業唯勤，而白衣僻染邪僧，庸有寸絲半菽襄其艱乎？于時欲行吾道，其間比一齊而眾楚之也，不既難乎？
雖然，不有其難，蔑以昭倜儻非常之彥也。乃欲樂者，人情之所同好，而其能持戒焉；貧財者，天下之所共趨，而其克修福焉。我知其宿稟不倫，而慧命可寄，亦余日暮之所見知者也。

後五百歲二句

季俗有先務，在緇白各盡其道而已。葢芯蓊精木叉之典，淨行崇樂乎三多，末法難能也。葢有之矣，必非庸人矣。曩大聖懸覽多方，頫觀來葉，克仔肩慧命者，果何如人與？曰：必後五百歲，能持戒修福者也。緇倫濟濟，篇聚唯精；近事將將，樂輸靡倦。交克相與以有成，吾知下衰可振，而佛慧無壅也。
何則？夫真人應運，龍象舉深，第一義光無論已。逮後五百歲，而邪魔充斥，淫穢橫流，任法門者子女玉帛，名比丘者宰殺呼盧，比比成其邪風矣。有能逆眾趨而身嚴儀律，訓來學以徂遏狂瀾者，必比丘矣。斯誠聖人之徒，而慧命所恃也。我一思之，衣鉢付在頭陀，殆此歟？
且聲教攸宣，竹林並祇樹經營，亦盛矣。沿後五百歲，而我道寖微，湣淄孰辨？趨蹡勢利者，唯見五欲殷繁；介守清操者，偏罕伊蒲之供。是專襄搆罪之人矣。有能輸囊橐以崇樹招提，遠邪師以資成正法者，必白衣也。是必聖人所與而克荷佛慧者也。我再思之，佛法囑在王臣，葢此歟？或者謂聞法之眾也，修途之廣也，寧唯二者之足盡乎？曰：賢哲雖多，不外緇白，而末世弘通，要必戒福先務也。雖然，聖人豈不欲天下之人皆持戒而修福哉？其如丁衰世，勢不獲兼遂也。故苟克各盡其道者，亦必間生之畸人也。畸人謂何？能深信般若者而已矣。

募米供眾疏

君子謀道不謀食，比丘求法不求飧。雖然，楞餒不安，吾未見其道法能全也。丘嫂櫟釜，王孫寄食，世賢有恒產以自食者，或遇神龍未雲、黃鵠未羽，尚爾朵頤向人，矧比丘無恒產而從人覓活者耶？顧武原適當湖攜李之衝，而東南多義苑禪蔀之匠，故擔簽負笈憧憧往來者，固喜諮詢之有在，然三登九上貿貿道途者，並悲宿食之無從。不慧曾為浪子，慨欲居亭自任，其如瓶鉢屢空，敢以福田告人。夫豈軫玉庵數口，誠以安四海雲來。葢不慧黽勉為求食求飧之都養，庶雲水可一心為求道求法之高流也。唯是貨財者，天下之所共愛，而捨施者，人情之所最難。苟能捨所愛而行所難，自然福不殄而報不貲。昔人施七錢而報金輪皇帝，貧婆以一飯而為忉利天王，豈非以歡喜心不斬傾筐之捨，能成就超世外志求佛道之賢歟？凡在乘願，大檀母讓古人獨步可也。

閱文苑英華完

文苑一千卷，總三十五類，賦百五十卷，詩二百卷，表七十二卷，碑九十一卷，其餘雜文多寡不齊。宋太宗命學士宋白、呂蒙正等二十餘人纂集唐人詩文，而間收庾子山、徐僕射幾首而已。葢當時君臣崇文好古，意在廣博具瞻，故所裒集不無純駁冗繁之累。然雲夢巨區固屬偉觀，而奇花瘦石不妨幽致，未始非古人精神命脈蘊洩結搆而成者也。不慧智識暗短，天性嗜書，憶孩提時遇古人書輒思卒業，焚膏繼晷，雖鷄鳴月沒而不忍已自棄去，操觚而北面空王，則唯躭钁頭苦行而舊聞漏失，宜乎無遊觀廣覽之知矣。癸丑秋得是書，率於小春開篋流觀，汎覽至次年立夏日始完一遍。嗟乎，學無半古，識昧三長，深文奥義，典雅隱賾，讀之不解者十五，請問乃謙居士者十三。或有問予文苑英華義旨何如，唯應之曰：予何知哉，第知文苑千卷三十五類如此而已矣。

為有玉靜媛落壙安位法語

本光獨露，清絕點埃。性相三千，宛爾圓該。非空非有，即俗即真。常住其中，坐臥經行。惟爾有玉靜媛，辭襁褓以職女紅，終溫且惠。迨桃夭而歸程子，宜室宜家。溫良恭敬，競託中饋賢能。工貌德容，僉仰閨門儀範。惟是自貪結子，難辭一十八姨妒雨狂風。庶幾早覺無常，謝却二十三年空花泡影。今則佳城鬱鬱，天然香徑埋香。新隴葱葱，漫道玉鉤堊玉。墳如鬲如，五尺六尺。不落陰陽，寧存縫隙。一任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環迴巽之龍，坎之水護取。是玉也，大奇有路。碧空外，勿耽群玉山頭。無剎不真常，莫滯通靈臺上。毗盧橫亘，千聖不傳。明脫翛然，一從照用。且今有玉善女人，皮膚落盡，唯有諸真清絕點埃，常光流注。正恁麼時，畢竟憑何安身起用？以拂子打∴云：五百裙釵俱解脫，一員龍女帶珠遊。

為海潮瞻菉禪師化龕法語

秋高水淨，潔映長天。錦旆丹楓，色相爭妍。性空真火，本然清淨。驀地相逢，性藏斯圓。恭惟瞻菉老禪宿，僧臘三十餘載，翫世五十六年。擔簦負笈，趼足九上三登；東請南詢，染指十妙五玄。特于海門國內得個消息，乃知千如來之生不離此，千如來之滅不離此，而此無生滅。後于海潮院內振厥頹綱，式延多知識之禪即于是，多知識之教即於是。而妙澈教禪，謹慎木訥，似無用之大用；謙和淡泊，得隨緣之妙緣。乃築乃登，百廢具舉；設筵設几，眾缺斯全。寺正喜幹蠱之兒，人方羨克家之子。胡遽他方華整，樂國文

成？弊屣幻有，撒手高騫。從是一龕深隱，受用水月香雲；萬緣頓息，空留白日人間。今則霜黃葉落，體露金風，行以勝熱清涼三昧，煉將骨人八色流光，貴圖性藏頓顯，迴脫塵寰。且道瞻茖禪師正恁麼時，畢竟憑何脫塵顯性？以火炬作[、*、*、]，相云：烈火光中瞻色相，茖蒩堆裏綻青蓮。

紀六根清淨講章

講章平易，何必紀？紀未異常以自勉也。丙辰七月二十五夜，熱甚，忽夢身陷火宅，歷前後左右，無非火也。房屋崩倒之聲，烈烈可畏，但聞人語劫火蕩然，正此時日，自分不免瞑目待盡而已。俄見清水漣淪，脫身澣濯，似乎免難而將陞座說經者。然傍有老叟嗔而易予者，方余披衣揮麈，講此六根淨義，老叟雲興搆難，予為破執除疑，娓娓不倦，即講中兩番料簡是也。難者聞論，遷徙禮伏，忽寤，講語歷歷，起盡不忘。嘻！殆欲免火宅，須淨六根之警歟？因書紀異以自勉云。圓人位次分凡聖，今六根清淨是內凡位，由名字中事理相須，至五品深位，三觀理解淳熟，五悔事行精勤，即感六根淨相。此時六根互用，一入六忘，能以一音報答眾響，一耳徧聞十界，無明微細雖未消除，猶如磨鏡已去麤塵，體光明三分分近顯，故其因位名六根淨。然不名十信而名六根者，良以十信是所歷虛位，根淨乃能歷實行，實行不勤，階位罔克，是以圓位乃沒十信虛名，存清淨實行，況六根清淨遍于十信位也。或者難云：初信斷見，二七斷思，後三信位斷盡塵沙，則十信之位深淺攸分。今秖名六根，得無先後混濫，位義何存？況位位皆有六根淨行，又何分十信之別耶？答：應知圓人明位雖似淺深，妙解一開，齊平十界。五品後心已為深信解相，彼時一六宛爾圓通，故具煩惱性，能知如來秘密之藏，已同深位所見，況入初信六自在王性清淨故。據此且分見思，而其內證已是甚深，所謂十善菩薩發大心，長別三界苦輪海。初心與後心所詣一同，略有明昧之殊耳。其實初信已淨六根，後信亦只六根清淨而已，非初斷見但淨一二，後斷塵沙方淨六也。只如登住已去四十一位總曰分真，初斷一品亦名行五百由旬到寂光，非初住只行四百，等覺復行六七百也。所以圓位雖分，理常如一。今家六即深有妙意，正發心、究竟二不別也。夫初後二心尚不別，何況中間相似妙解復分二乎？故但名六根清淨，則已該括十信始終也。

紀夢（并敘）

丁未長烈，予三十五歲，初度月也。五月小盡，夜寐去，遇有力者，強勒合[丞/巴]，簫皷訇闐，爛其盈門矣。予以浮囊是重，頓首拒辭，且詳陳慾愛過惡，井井有條。須臾而皷樂轉逼，如韓侯顧止，玄德贅吳狀。予心益懼，拚力從稠輩中脫身而竄。嘻！昔童壽法師幼遇應真曰：此子至三十五不犯女色，度生當如稛多尊者，若有損，無能為也，秖可才明雋藝法師而已。予才明雋藝，不翅霄壤什公，而淫欲一戒，有生未犯，此三寶天龍所共鑒知，不敢自誑，招墮泥梨者。今當什公不能自持之年，而乃夢中作主，是雖偶中，然此一戒似邁什公矣。嗟乎！什師大乘，從權益物，吾儕小人，沾沾以一竇自多，濫方聖者，其不為什師笑鄙于常寂光中乎？爰紀以絕句：

三十五年春夢中，　學擎油鉢但持躬。
幸茲夢亦能辭慾，　愛染將來庶不逢。
鷄犬相將各慕雌，　當年避婦我如癡。
何咍夢裏渾猶昔，　昔日心疑夙世基。
什公風望重當時，　人主重閹亦被知。
漫道尸羅無我若，　化緣差遜稛多師。
小乘律已大忘身，　一眚何嘗掩至珍。
愧我半生仍碌碌，　顧將夢事濫方人。

法華玄義期齋榜

太極渾圇，洩輝光于兩曜；一乘微妙，揭秘密以五玄。夫迷方未返，端藉指南；而覺岸既階，自忘法縛。殆亦畫象盡意，得免離筌之旨乎？因知一字寶王，海墨書之不盡；九旬玄論，河辯瀉也無言。惟是無言之旨，非言不傳；有待之機，待緣方洽。金鷄粟粒，佇看天外銜來；師子奮塵，自向坐中湧出。

隨緣集雜著二

天台　耀老人　囑

付不藏闍黎衣拂囑辭

一宗妙解，非博聞廣誡，莫能會其源；三觀圓修，須采究研幾，庶克臻其要。是知佛祖慧命，斷非膚受淺心者所能傳弘也。不藏闍黎，氣質渾厚，操履超脫，久歷南宗禪席，遍參性相法門。雖遊觀廣覽，不棄多聞，而秉志傳弘，寔欣性具。癸丑歲，從余靈芝、海潮，稟法華佛頂之旨，恍然識教有所歸，行有所統，遂悉心大小教部，咨究妙宗旨要諸書，皆於言下得意，冥契夙心。如慧成之遊深教苑，而終歸南岳；方行滿之初叩丹霞，而悟賴荊溪。夫解行既遜，須勤自行；教觀脫手，事貴利生。是以將　天溪和尚所傳衣拂，用付與之。所期解融眾教，會沼渚江河，而令成大海；行空諸有，破自他共離，而獨露無生。援四隨而濟物，使種熟脫機，時時受潤；秉三軌以弘經，念衣座室誡，在在昭明。繼五宗無綫絕之虞，俾佛種有綿延之慶，庶不負從上佛祖所以囑望後賢之意也。

付愚原睿子衣拂囑辭

一家傳通之旨，三部俱重觀心；三軌弘敷法化，攝機首貴慈和。則知佛祖教誡，率以慈行為先，而解寔副之矣。愚原闍黎天資穎悟，博聞強記，剃落護尊，潛心具字，殆亦有願而來者乎？向以快快三吳，無足可問，雖抱冲霄之志，且斂出塵之翼。癸丑，受余佛頂之旨，以為咨詢有地，奮志悅隨，稟受大小諸部，聞中識意，得吾心之獨見；隨聞法華、佛頂諸席，講聲清朗，起四眾之欣聞。第以苦行尚慳，慈和未洽，似乎單輪隻翼，解行不純，為可惜也。然於樂說門頭，可當一面，謹將天溪和尚所傳衣拂，用付與之。所期仰遵佛誡，御物慈和，精心觀行，高剔祖燈，使解有行本，則覺道可升；行有解導，則弘宣無壅。馳二輪而遠致，翥兩翅以高飛，庶不負子之夙根，余之囑望也。勉之。

付慧昶輪子衣拂囑辭

慧昶維那勤而喜博，可以語上之人也。丁未已前，余輔大覺老人理中外事，重請啟講三部，即負笈來參。惟是賦性遲重，天機未深，然而志存強記，法法求精，非泛泛人也。時方遊歷濟洞，諸宗略無

專屬。癸丑已來，遂從余傾心教觀，朝晡咨疑，於玄文、止觀、妙宗、指要諸部靡不聽受，持文貫義之下特喜宣弘。雖曰少不深書，靈辯或遜，然如愚公移山，勤而決志，未有不感應終遂者也。是以將大覺和尚所傳衣拂用付與之。聖人云：譬如為山，未成一簣，進，吾往也。今而後無然畔援，無然欣羨，決志圓宗，益勤妙解，自然時至理彰，庶可以無礙慧遍利未聞也。爾其勗諸！

付文可社森二子合卷

智、瑞二子，皆於癸丑年負笈相從之人也。資寔中材，學堪語上，純謹安分，深藏晦養，慎言慎行，惟戒惟乘，飲光、卜 生流亞也。特以弘辯稍巽，天機未深，故久處學地而未之為人，其亦喜居學地而不汲汲於為人也。然窺其覆說論義之下，雖無奔越絕塵之足，不失步趨程度之規，殆亦謹慎性成而學知有餘者也。夫時丁象季，法道寖微，不患無聰明才辯之人，而患無躬修實學、慎重韜養之士耳。若二子者，可以為人矣，爰以大覺老人所傳衣拂用付與之。惟是養之於獨者，將以涖眾，自當因慎而益深其慎；學之於己者，方以利人，固宜以精而益求其精。勉之哉！

代付餘生月子源流

法運流行，斷而復續，如連崗斷嶺，地脉攸通者，似有造物天龍為之陰相，不可得而思議也。桐谿法祖門下，象龍蹴踏，而首出高弟為天柱但月先伯。但師早世，衣拂託重，天溪老之覓機授受，而且未定其人也。吾等菴法兄北面天溪，悉心教觀者閱十五年所，而大通台旨，先師竟以但師衣拂付之，人頌天溪有繼滅興絕之德，而為法門一大艷傳事矣。等兄急智祖三術勘入鄮，垂手自韜，有餘之才，人悲未意其用。丙辰初秋，乃以衣拂託予遠應他方，華整而去，源流又幾乎息矣。智覺餘生月子，向與等兄臭味頗同，參隨有稔，從予數載，乘戒既急，年學兼長，山家法脉不可使一枝有久替也，遂以等兄衣拂付异傳弘。夫北齊遙承龍樹無極，直追太極道統，法脉滅息而後生息，今古同然，其間一綫不絕，實天龍為之陰相，不可得而思議也。古云：改玉者改行。既仔肩祖道，當益深教觀，裕後光前，毋負佛祖、負己靈，又予之所囑也。

代付勝果因子源流

得法於天溪老人者數埒。獻公之子，求有如重耳其人乎？無也。獨格文法兄，厚重純粹，德勝於文，不幸早世。沙彌勝果，年在駆烏，未之志學。癸丑春，始從予聽講靈芝。予以格兄之徒也，著意汲引，隨歷海潮淨慧講席，稟聞妙玄止觀諸書。年事甫壯，而朴厚好學，綽有父風，穎悟機辯，居然跨竈。今又若而歲矣，年益長，學益進，而辯才益流利邁倫，格公不死矣。夫盛德之後，必有達者，以厚德而生純明，或造物之報施不爽歟？宋王祐有大功德於朝廷，而不及為太平宰相，手植三槐曰：我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今格公大志未展，而收功於其徒，亦猶是乎？遂付與衣拂，囑嗣格兄，如雲護蛟龍，支股間雖似斷絕，而血脉終是貫通也。或謂格師不祿，衣繳天溪十餘稔矣。勝果受學受衣，俱在玉菴，而今使遠嗣永福，無亦顗晉文繼絕之功，而於為推己及人乎？非也。予僅如十月嶺梅，無力早花，偶有三五門人，而實軫諸兄均不嗣也。故昔為養育造就，今為付囑承嗣者，完予始終孝友志耳。既相忘於彼此，又何意於徼功哉？且為格兄子，不俱天溪門下孫乎？搦管至此，不禁淚涔涔下矣。

付伊輪圓子衣拂囑辭

解目行足，自行可以遄征；義貫詞宏，化他因之不壅。二者不可兼得，吾寧先行而後其言。伊輪上人參研教苑，閱歷三宗，以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故率易祿而難畜。乙卯，從予稟法華之旨，遂謂息心有地，決志依隨。如迦文之遍歷阿羅諸遷，而枯坐雪山頂上；無盡之翱翔濟洞五宗，而降心兜率室中。數年來，慧解日深，而辯說未進。稽其舉措，步步實地，而不汲汲於語言文字間。此固先行後言之用心也，但未免單輪隻翼之誚耳。雖然，覺場十弟，豈俱身子滿慈；孔門四科，非必宰予子貢。各取其一端之長而已。因以天溪和尚所傳衣拂，用付與之。韓子曰：水大者，物之大小畢浮。然則慧深者，言之淺深皆當。爾其精進自行，使義貫而詞聯，自然時至理彰，可發辯才而揮化矣。定慧雙弘，政在子遄征無已而已耳。
隨緣集源流

嘉禾楞嚴講寺靈耀全彰著

與等菴法師

前遣龍賓數名供役，原從賈人售得，梁極詫為真清烟也。弟案無襲固，隨即試之，色香俱贋，因知舉世間無往而非贋也。一日賣得三担，誠然哉！比聞天壽大興土木，歡喜無量。前日龍賓，正可付梓人彈線，亦一助也。委檢書篋，得朱提三星，寄充圬者，一菜師必笑我傾家施也。笑！笑！

又

中秋前一扎奉訊，託友人郵致。省來書，知為殷仲堪浮沉矣。沒痛痒漢，不可託些小事業，有如是夫。聞軼凡師回首甚好，然賴餘生為善知識，勸導淨業。今吾師又餘生之善知識也，入室時當嚴加督率，母令鞭策，少緩犯人苗稼。總之，渠能做得一日好人，吾與師甚有功德。若造一日業，則使之生者皆有罪退，不啻如黃魯直活庸人之惜而已也。

復徹公

尊稿出塵手筆也。而六即頌句尤超脫，鍾竟陵謂僧詩句似生，意似脫，正非文士所能湊泊處者是也。而猥命刪潤，豈多欲漆斷紋琴，削方竹杖耶？胡亂點竄幾首，聊博南屏社中，笑我有點金成鐵手耳。

又

承以譖訛數端下問，正問道於盲也。即於明窓展讀，對之經論，悉皆明顯淺近，初非譖訛隱深事也。良由近人不讀古教，古教翻為新奇，亦可慨矣。隨問答去，聊以塞問，未能思七得五，庶幾思七得三。脫有未愜尊意處，不妨書來再商。

與王晉侯

足下妙年天縱，志學名成，纔離竹馬，便列賢書，抑廣額屠兒耶？吾知九烈君已染兄外服，李揆之頭頭第一，非獨步矣。如弟寒微仄劣，寡學無才，豈能與諸兄竝驅中原哉？亦雄飛雌伏，各自適耳。管城子十名，遣供指揮，是雖眇小丈夫，然吾兄吐萬言以徼君相之知，渠亦有記述不忘之助，勿嫌其禿而退之塚也。

與四弟

汝不能力耕，勉事舌耕，苦守青氈，雖似下策，然古之甯越，今皆可為。禮不云乎，教學之相長也，則不可耑靠課幾句。子曰：過生世，當潛心墳典，志希上進，則我雖失之東隅，汝可收之桑榆，渾以上人，企予望之，佯瘖假盲，不汝勞也。

與學人

比聞爾輩率以絜較後先為參學事，此錮疾也。大抵學人要以學力虛實為忻戚，不當以位次前後為榮辱。憶先師門下象龍蹴踏，余相從一十八年，求一悅眾都講不可得。今雖無似，然於教觀門頭，實亦當仁不讓。而彼時頭首龍象，亦有曹曹無聞者。崔烈身居相位，人皆嫌其銅臭，辱莫大焉。庾君每處下位，諸生執經就問者麕集。由是以下位為貴，榮可知矣。職位先後，何足憑哉。倘有此疾，急先治之，然後參學。

復學人

省問玄籤序中三事，俱屬法門不決之疑，略為示明。其一問天王越在陜郛之明年甲辰歲者，或指祿山稱亂，玄宗播遷事，則非也。此是唐代宗廣德元年，吐蕃寇亂，上避入陜，郭子儀為元帥，平亂復辟，乃癸卯歲也。次年甲辰，普門師作序，故云越在陜郛之明年甲辰歲也。即輔行序末永泰首元，亦代宗年號。代宗立四年，改元永泰，故云永泰首元，又云興唐八葉之四載也。其二問十子既往者，或指關中十子，或指十大弟子，或指菩薩子，所謂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耶？獨天溪老人指定章安大師名灌頂，乃第十灌頂王子位，故曰十子。則於序文起伏，脉絡貫通，千古特識也，不必更有疑議。其三問普門子三字者，或言普是其名，據序中普早歲在塵句也。門子二字，即門人之謂。儒禮以嫡子當門者為門子，據束晳補亡詩內粲粲門子句也。或云門是其名，據統記中列門師二字也。然皆摸象射覆法耳。須知普門二字，皆是其名，子字即弟子之謂。字曰元浩，義興人，初業儒，與梁肅友，後為荊溪入室弟子。文苑英華第七百二十六卷內，梁肅送沙門鑒虛歸越序云：東南高僧，有普門元浩，予甚深之友也。相遇之際，幸說鄙夫擾擾俗狀，且當澡灌心垢，再期於無何之鄉。明文宛在，非胸臆談也。他日統紀中，亦當註清，以除後疑。因屬法門關係，不惜委示。古人問一得三，子亦問三得四矣。

又

閱汝輩來問，若于條強半淺易典故，或法門名相，異日留心教部，染指書史，當自瞭然，不必瑣答。姑擇稍隱深可疑，互出不同者數條書去。其一問：乃今台、賢、濟、洞，各有法派，故一稽名，而祖孫、父子、尊卑不濫。何六朝、唐床之際，字派混濫，如天台大師名智顗，而弟子亦名智越、智朗等耶？答：古人重在德業道行，不屑屑於名字行派之間，較絜等級。故四明、慈雲，同出寶雲門下，而一名智禮，一名遵式之不同也。推其行派，昉於明太祖，分封二十五王，於洪武十八年天書廟授之。時各籓俱賜二十字系派，如燕籓則曰：高瞻祁見佑，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簡靜廸先猷。正玉牒分光，天潢衍派也。夫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君作古，法門亦皆仿之，以立字派。則台、賢、濟、洞法派，皆始於明初，不可貴之於上古也。其二問：日觀二字，此問不清，為復問人乎？地乎？法門乎？日觀有三出不同，今俱為書出。一是地名。太山東南之地，名日觀。昔秦始王封禪至此，刻石銘之。後漢武帝亦至其地，探得玉策。出文苑英華八百七十八卷，崔融少室山少姨廟記。二是人名。南宋既沒，有溫日觀者，隱於西湖之瑪瑙寺側，善畫葡萄博酒，夜常大哭。元丞相脫脫欲一見之，不可得。出遺史。三是法門。佛令韋提希夫人修十六妙觀，往生西方，第一日觀，第二水地，乃至十六上品上生觀。佛言：欲生西方，先觀落日，狀如懸皷，心想不亂，開目閉目，常見紅日，名為日觀。出方等時，佛說觀無量壽佛經。此可謂問一得三，虛往實歸也。其三問：予詩中四月桃花嫩，三春桂子紅者，四月桃花，白樂天遊廬山大林寺詩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每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是也。出白樂天長慶全集及文苑英華第七百一十一卷。三春桂子者，桂有三種，有菌桂、牡桂，出賓、宜、韶、欽等州，三四月開花。今南方八月開花者，但名桂而已。出胡赤坡癸籤。其四問：三多二字，此有兩出。若緣覺人能侵習氣者，由百千萬世觀因緣，及見佛聞法作福多。故云：深觀緣起，久種三多，福慧既隆，預侵二習是也。此三多屬小乘。出四教儀集註第六卷末。若華嚴云：無邊福聚，極善清淨(句)。虛空法界，靡不觀察(句)。十方世界，一切國土，所有佛興，咸勤供養(句)。清涼疏云：一淨福清淨，二智觀法界，三近勝緣，是為三多。出華嚴經世主妙嚴品卷五之一，讚如來師子座中光流菩薩之德也。此屬大乘三多。如詳解中所云：三多之妙行遽階者是也。其五問：囝字音義者，此是閩中鄉語，音蹇，蹇即子也。閩中子呼父為郎罷(音擺)，父呼子為囝。出胡孝轅癸籤。彼有郎罷別囝，囝別郎罷詩。而月泉詩社中有郎罷歸來呼囝食，阿婆睡起問姑蠶，即此也。其六問：客秋素先來書內，

有百病作楚，竟為精衛矣句，不知精衛是何物者。盤古以後，軒轅時，王生一女，甚美麗，名精衛公主。及長，雅好神仙之道，遂訣父母，至海求仙。至中途，遇一男子，亦甚美麗，遂起欲念：我至海求得仙道，回來當與此人為夫婦。海仙知之，即作諸魔眾病，以懲其心。精衛不堪，即退求道之心而返。出開闢異跡。今素先書謂不甚眾病，竟如精衛公主退參學求道之心也。其七問：三花者，漢世有道士自外國來，將貝多子於嵩山東太室四麓下之，有四樹，一年三花，白色香美。李詩云二室凌青天，三花含紫烟者是也。其他所云三種花、三色花者，皆無稽之談，老莊所謂子姑妄言之，吾姑妄聽之者也。況此出屠赤水瑜伽召請道士類中三花九煉，天曹未許標名之句，則赤水博學之人，言必據古，自當用外國道士典故，方為親切。然李詩云二室凌青天者，嵩山東名太室，西名少室，相去十七里耳，總在嵩山，故李詩以二室三花為嵩山寫照對也。其八問：天生來書中，有瓶碎可喜句，不知何意者。夫世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墮甑，故墮甑不顧者，即為世間曠遠之夫也。不顧已奇矣，而復云瓶碎而善者，當知屬譬喻也。昔有二女，各持一瓶出城，二皆打碎，而一喜一憂。憂者酪瓶，以未[穀-禾+牛]酪出，故碎則憂。此喻破戒未得道，命終則失道，故憂。喜者漿瓶，已[穀-禾+牛]出酪，喻已持戒，命在固善，命終亦閒。如死法思法兩種羅漢，以死為喜。葢命終即得無餘涅槃，必無退轉，故云瓶碎而喜也。出大經會疏十六卷梵行品。其九問：三平兩滿文義者，此是尋常方言。從來官倉收米皆用斛，一斛秖容五斗。而旗軍求多之法，斛斛必皆踢實過益。所謂踢斛淋尖，斗斗過滿之法也。今言三平兩滿，則五斗中但取兩斗滿盈，三斗平口，方是適中知足之道。如念菴詩云：與其十事九如意，不若三平兩滿休。葢以人道忌盈，鬼神惡盈。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故凡功名富貴者，皆當自知止足，急流勇退。如三平兩滿，適可而止。不當十事九快，貪祿妄求也。然檢念菴集內，元無此詩。想後人託重念菴而為之者耳。又張素臣珊瑚鉤詩話內載劉仲原得二銅斛於左馮翊，皆容十斗者，此偶然之物，非官倉收米常斛也。其十問：人言夫子斥魯非禮，及云婿之父母死，乃辭女令別嫁他人，有諸否乎？何所出也？答：有之。一出禮記第三卷禮運篇中，云魯用郊禘，非禮也。一出禮記二卷曾子問篇內，云昏禮既定吉期，婿之父母死，乃辭女令別嫁他人，恐誤女之吉期。此其所出也。然孔子生於魯，居於魯，雖知非禮，必不如此明斥。況令女別嫁，則婿家如何出諸口哉？正左氏所謂非君子之言，有謂言之也。況此經既由門人記錄。於中不無紕繆。此紕繆之尤甚者也。不可執此數語。便謂夫子有斥魯之非可耳。其十一問。詩中夢眾維魚矣。何故實維豐年者。葢春三月間。鯉魚生子於

岸。不及出生。明年春水復至此岸。則子皆遇濕而生。所謂魚子不經鹽漬。三年猶可復活。故魚多則雨水調均。豐年兆也。若次年之春。水少不能及岸。則魚子悉化。生成蝗子。書所謂魚子化為蝗是也。故魚少則蝗多。歲祲矣。雨水不調。年穀又焉得而豐哉。是以有國有家者。夢魚多即豐稔兆也。出陸師農埤雅。推此即知魚一類耳。乃具三生。凡魚生子後。母魚不想其子。子即爛壞。子生由於母想。此想生也。化蝗。化生也。逢水。濕生也。引申類長。天下之能事畢矣。其十二問。惡口車匿。梵王法治。此何說也。答。此無說也。昔梵王嘗以四十二字。教化天下。嗣後人多蔽惡。不受教化。梵王即收四十二字入口。總不語言。佛臨涅槃。慶喜問惡口車匿。何法治之。佛意謂惡口之人。多諸惡辯。若與言論。轉增惡見。當如梵王。總不與言。默而擯之。足以治之矣。是為梵王法治。即律中之默擯也。昔孔子三緘金人之口而銘之。謂之磨兜堅者。亦無說之意也。已上隨問擇答。計十二條。皆經書中稍隱賾義異者。略為書出。倘能挹流尋源。即可博通儒釋矣。書倦且止。

復可中師

承諭云云，弟謂不然。覆講一道，雖從正座，語氣大貴，各出神襟，非但咫步繩趨，効鸚鵡學語為得也。故每輪次及弟，必稍出經意，翊贊師門，而眾口狺狺，吠弟狂妄。國狂矣，予焉得而不狂哉？無足恤也。至云當回避頭首職事，稍損辯才，為明哲保身之誡，敢不拜嘉。但嘗及講時，意之所至，信口而出，如箭之在弦，不得不發，不惟都忘尊諭，又犯頭首之忌。此溫庭筠多讀南華第二篇，不免遭黜下第之同罪也。鮑照累句，參軍垂首，竟不能學，柰何柰何！

與龍媒護法

門下以不世出之才，宰煩劇之縣，而事皆迎刃異日者，地以人滋重矣。有人自維揚來，即問新江都治態，莫不岐舌交口，以頌駱清天廉能政績。夫讀書數十年，而用在今日，如此錚錚卓卓，真足與聖賢心事頡頏照映矣。百練剛而為柔，指繞者謂夫易始而難終也。能不以他日窮窶為念，則盛德大業，自然炳耀千古矣。眼鏡寄上，亦知比來有十倍佳於此者矣。第不敢侵疇昔然諾，聊以塞責，餘無所云。

與沈輝東

秋窓牢落，每憶此君，清蔭分來，愁如頓解。但圃久就荒，尚多餘地，更欲請益成林，竟忘一之為甚矣。想藥欄中列前後左右，無非君子，不靳再遣數名，慰我相思。他日猗猗滿徑，仍可遣歸杏林，奉侍孝子也。

與戚朗園護法

門下美才天授，年少登庸，此於天地間無少缺陷事。獨庭虐謝玉，掌失韋珠，為不豫耳。今幸舉子，氣便食牛，萬事足矣。睟期伊邇，提戈奪印時，大宜戒殺放生，以廣生生之道。法名馳上，聊當五色絲繫郎君臂助間，且祝步武天衢也。不一。

又

賁臨遽別，不勝歉悤，知留亦無以永客歡也。稽康入座，左右生光，門下惠然，可與匹休千古矣。比遇諸同人，皆承惠愛慇慇，知門下為我先容，或為緩頰福田利益間也。謝謝。榮授既定，中元後祈嗣懺集，訂朔日宜矣。領知年復。

復曹石閭護法

西郊別業，在不肖原屬無可無不可者耳。過承門下與諸公鼎力贊成，且爾應允。今已復渠自住，即沛老數金，亦已酬彼口頰之勞矣。身外物耳，不足言也。但際此可笑人境，令人益千峯萬峯之想耳。

又

憶去歲中秋，弟於府中商酌尊那懺法竟，則海上翱翔而歸，一大快也。今歲中秋，駕來荒院修禮懺法，三日清心，兩夜話月，亦一大快也。即奉和八日拙詩明日黃花蕊正肥之句，不意又為門下燃黎佳讖，謂之不快得乎？承招河魚之疾未瘳，而四肢輒復不佳，勿克奔命。因知快事不可多得，非敢援政黃牛，國土筵中甚不宜之語自高也。宥之。

又

小品之說，從密邇眾信之請也。門下白香山、蘇端明儕輩，故以一柬相招，毋靳朱履破苔痕，且屈惠文為操杵將軍耳。張、陸諸公，拉之偕來，天龍八部，不可少也。一噱。

與汪天真

余自落髮以來，滿意十畝之間，衡門泌樂了此生矣。不意天溪道中荳麥糜爛，家老人門下學子歸投瞉瞉待哺，余為飢驅出門，此項又不得不為眾人屈矣。足下向有此志，當不靳傾筐輸我。論其數，要如韓信將兵；問其予，願如枚皐作文。

又

損米多斛，殊覺有待之為。煩菓餌見詒，復愧口腹之微累故人也。謝謝。承諭作書通某某寄去，久無報章，亦無用報章也。昔王修齡飢，向謝仁祖乞食，不從陶胡奴索米者，葢以小丈夫不必勉與作緣耳。天真知我，當不罪我氣傲也。

與門人

馮巨區與達觀大師書云：俗人愛錢，甚於骨髓。檀信善根，大須將護。緣簿不可輕發，化主不可輕遣。予住院以來，拳拳奉教。故雖兩處興建，斷不出一梆一板，取憎世人。汝輩繼席守成，決不可起意外希須之念。葢比丘閉戶修行，自有天龍呵護。即天龍恭敬，不以為喜。何必僕僕闐闐，玷辱法門耶？

又

若輩守成院子，立身行事，皆貴乎正。行事苟正，不惟無恭於佛□，抑且不忤於常人。余屢更菴院，至則同袍必側目交憎，如馮巨區所謂鄉學究，乍遇衣冠偉人，輒生驚懼，不暇與之施揖讓、通姓氏，而避之惟恐不遠，絕之惟恐不深，意謂其必奪吾子弟而去也，吾子弟或俱舍吾就彼也。及住之年日，則送禮慶喜，吾不閑也；盤盒扳援，吾不能也；歲時貢獻，吾不行也。然亦有一二本色道友，稍稍慰藉，不致餓死。而有為善舉，亦往往以成。善舉雖成，而眾人交結之檀信猶在也。然後知吾不與雞騖爭食者，故比比相容，而不肆怨謗矣。正之一字，能順上安下，有如是夫！其終身行諸。

與學人

學道人斷不可大言不慚，輕議一切。每見學地中輕短上人佛法，及至自己臨座，語多紕繆。平日議論上人世諦，及至自己下流尤甚。平日憎惡常住淡薄，及至自住把茆，并粥飯亦不欲人喫。所謂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大郎當。若散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靜言思之，豈不慚惶欲死耶？此皆學人薄福通病，不可養也。試自做到十分田地，然後批評一切未遲。然做到十分無玷者，斷不輕議一切也。

與僧幢

汝師雖一時執見，得罪法門，然在汝師徒也，天下無不是之師長，可善事之。昔大舜祇載見瞽叟，夔夔齊栗，克盡事親之道，雖瞽叟亦允若矣，慎勿仍前視為冤家結孽也。即是冤家，亦當解結散場，豈可重打結乎？至於死生去就，自有定數，不必沾沾在念也。

與晉揚茂才

向知晉揚為天下士，讀佳文又知晉揚之有妹矣。讀書解義，曹大家流亞也；知識孔明，桓少君頡頏也。班昭踵成兄書以完兄名，足下表揚妹德使妹不死，皆千古美傳。然靜媛所以能千古不死者，得附乃兄青雲之士耳，亦幸矣。佳文稍加珠墨，無任唐突。西子不日市中紙價，躁矣。

又

弟僻處海陬，不聞市語久矣。行僧歸，言足下今年政三十，憶總丱竹馬，昨日事耳。不圖彼此皆際中年，驚詫久之，然又不知何日月生也。忘年之友，日月不知，宜矣。破衲之外無長物，磁壺一握，聊將壺天日月之識。拙詩一章，未可汙目，俟把晤時口號，以當華人三祝。

復冷關老師

會城講席，隨緣而應，雖云量而後入，然未來美惡，孰能逆料其何如哉。人生出處，要如流行坎止，行於其所當行，止於其所不得不止，不失其正足矣，又何可以成否論是非耶。家老人慈愛門人，正如鴟鳩七子，其心一兮者也。而萋菲諂忌，屬垣貝錦，苟非吾師讜言正色，以銷羣小讒嫉，則幾傷老人之心矣。先朝成祖囑胡濙書仁廟事奏，濙以慈孝七事上聞，上疑氷釋。倘遇詹徽文皇子，即高皇子矣。正人君子，不翅調和鼎鼐，雖家人父子之間，亦賴敉，寧為德何如哉。

復引岩子

頒來文集，篇連月露，句挾風雲，纔一展讀，光芒陸離，莫測端倪，水神乍覩，海若方存乎？見少之知而論，欲玄宴我乎？愧甚！愧甚！夫陳師錫之敘五代史，不足以重歐陽修，業已取譏當時矣，

而使著屑佛頭，豈不殆有甚焉者乎？倘難方命，姑寬假之，俟不見賈生久，自謂過之，而後可學吳蠶作繭緒其尾也。

又

手札至，獎借過實，益深愧悚。承問隨緣集內詩篇太少者，昔人謂詩能起淫，我出家兒尤不宜躭咏也，故往往戒筆。至疑弟閱歷交游，不滯一隅，何贈答寥、廖者？鍾竟陵督學閩中，先見陳白雲今體七百首，欲物色之，而已物故矣。入境，夢陳白雲晉接，鍾曰：詩外更有交乎？曰：朱百朋。曰：何交乎？對曰：亦寄食耳。然則何以不贈之詩？俛首不答。竟陵曰：先生之不得已與不苟興，槩可知矣。謹復。

復朱茂才

昨日講期不來，知愛我也。倘遊雲驚龍，自天而下，則小巫見大巫而氣盡奪，雖欲措辭，不可得矣。翰教領知，謝謝。至云有所疑問，世無知者，不知其何也？正東魯一孺，孰能與夫子中分者乎？可知矣。

復范黽公

講期極承弘護，并損多儀，感愧無任。南澗近詠，清明正大，文質彬彬，晉魏妙手也。見詒詩箑，氣侔文正，書逼允臨，而溫厚自然，溢於言表。司成不死矣，尚容作巴人下里之號，以當報瓊也。謝謝。

與神山和尚

家山說教，亦迦文觀樹經行，智者旋荊答地之意耳。元欲先至寶所，借三椽為平原十日留，暢談今古，而後赴普明之約。不圖好事多難，時不我與，倉卒先起小品之說矣。遣下職事，先一問訊。期畢，即翱翔而至，借道場為東道主。細探苕霅碧浪之奇，遠眺蒼弁諸峰之秀。昔人謂華山呼吸可通帝座，恨不帶謝眺驚人句來。搔首門青天，弟則無所恨矣。何者？自有老兄驚人句子在也。

與死心禪師

不慧髫年失恃，即志披緇以報罔極。今且顛毛種種矣，尚未酧劬勞之萬一，而座下一菴深處，乞食供母，真與編蒲擔母者並轍而爭光

者也。顧不慧抱終天於沒後，而座下供甘旨於生前，其為人子之忻戚賢否為何如哉！白米五斗，聊充北堂一粥之需。母以供人，匪克孝而麾諸三門之外也。

興蓮居法師

不晤久如，中心若渴。頃聞法從復主蓮居，喜而不寐。在事則輕車熟路，於人則風虎雲龍。法道昭明，於斯為盛。不腆遠將，聊志栢悅。

復南屏和尚

承遣云云，指日即東。范文翁極口頌和上佛法道德，天下第一。且於秣陵理內，得覿神情超脫，拈頌清新。甘露滅至貶所，而識見大進，信不誣也。所委領知，但以和上年高德劭，身外瑣事，可不留心。如國手棋，不必段段用意，而了局終必是贏可也。未遑走晤，先此遣復。不宣。

復雪渠張護法

捐資施食，普賑幽魂，感刻之秋，不獨貧道一人而也。謝謝！至諭頓覺師事，深見門下欲流通佛乘，不昧果因，普心惓惓，溢於言表，真現宰官身而為說法者也。今而後，嶺表得瞻全藏，皆先大人弘願克始，吾護法正論克終之盛德矣。即先大人作賦白玉樓中，不藉此以增無量智慧才情哉！謹當依教趣渠東轅也。不儩。

與指開法姪

座下以強仕之年，屢建法幢，講聲遠著，剎竿高出，真是吾家千里駒也。不慧恭居眷末，與有榮施，楞嚴初住，凡百蝟集，未遑爐茗暢晤，先遣子姪輩過聆法音。菜資不多，將我推重之忱而已，亦二簋可用享，不在享多儀意也。

復杜吏部

王烈登山，林泉增色。門下枉我，蓬壁生光矣。第不能解玉帶鎮山門，有愧機鋒鈍置耳。忽忽別去，佇想方勞。書米頒來，調饑頓

慰。門下氷心啟沃，受知宸內。孤風高節，孚及方州。何物山僧，能消清官玉粒哉。姑率比丘輩，稽首慈雲，以祝麟祥早著為報也。

與文可

智覺禪堂。等兄伊始，余寔克終。堂殿齋厨，率自刱有。居遠城囂，無刁斗之患；民多純朴，有太古之風。於以養道，躁競不堪。夫骨人宜骨山，肉人宜肉地。在汝孱朴，常住攸宜。頭陀之選，不外吾識。書至就道，余惟不疑，無卜 也。
隨緣雙尺牘(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